丹溪集

坤

丹溪先生實紀卷之三

附錄

傳

南孝溫

河緯地字天章善山人 世宗朝登第壯元爲人沈靜寡默口無擇言恭而有禮過闕必下馬雖雨潦未嘗避路嘗在集賢殿侍 經幄多所裨正及魯山嗣位幼冲八公子强盛人心洶洶朴彭年嘗借簑衣於緯地以詩答寄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簑衣應有意五湖煙雨好相尋蓋傷時也及誅金宗瑞 光廟爲首相緯地

盡賷朝服以前司諫退居善山　光廟白上拜爲
左司諫下　教徵之緯地上書畧曰臣疾病纒綿
久未平復特蒙　召還超授左司諫之職諭以更
始之意今方力疾就道不幸就道之日冒寒中風
舊證增劇有加無減雖欲力疾又不可得垂首呻
吟戀闕流涕又曰臣竊念近日之變簡策所罕或
受遺輔政或叔父懿親皆與國同休戚而不道之
甚乃至於此不可忍聞然往者無及論之無益又
曰除權奸自古爲難而繼其後者尤爲難也更始
之初所宜長慮卻顧廣謀熟計毋或依違苟且毋

曰何傷何害毋狃前功而貽後悔毋使有懷者憚
於盡言而主勢有所拘束或成壅蔽更思履霜苞
桑之戒益强公室益嚴內治益杜權門益去可嫌
之事益絶朋附之漸又曰願今日任輔政之責者
庶幾益盡保傅之道使 聖體日康 聖學日就
聖德速成親萬幾以副百萬赤子日夜顒顒之
望又曰 殿下亦宜開張聰聽延納讜論親骨鯁
遠讒佞敬重輔政大臣克濟艱難之運以慰 文
宗皇考之望不宜徒自謙抑曰予幼子何敢而已
也後 光廟受禪 教書請致益勤緯地就 召

拜禮曹參判甚寵幸焉緯地憐 上王年富而遜
位耻食祿自參判以後別貯一室而不食及丙子
之變施烙刑三問等次及緯地緯地曰夫人有反
逆之名則非他徒流之比更問何罪旣加以反逆
之名其罪應誅滅矣夫復何問 上怒弛不施烙
刑按一本作上怒不弛益施烙刑未詳孰是以與成三問等同議同
日死 世宗養育人材至 文宗時大盛當時論
人物推緯地爲首

柳西厓成龍曰南秋江以傳聞記之未免謬誤
余往年以承旨在銀臺得見 魯山日記知其

誤 世廟時令集賢殿儒臣撰歷代兵要 世
祖以首陽大君爲摠裁官其書至 魯山癸酉
春方成 光廟詣闕啓請加諸儒資以酬其勞
於是如成謹南柳太初凡與其事者皆受賞資
公時爲司憲府執義以中訓階陞中直公力辭
大抵以爲今主少國疑宗室不當以爵賞籠絡
朝臣朝臣亦不當爲宗室所籠絡累 啓不允
一日請面對盡所懷 魯山命問於大臣皇甫
仁金宗瑞等以爲大君循例請賞非有他意
世宗朝緯地亦曾以撰集功受賞資而不辭今

獨如此不可因一儒自衒有所改易請勿許而
對公又啓曰　世宗朝恩出於上故受今則恩
出於下故不受臣勢窮理極不可立朝　朝廷
不得已改執義爲集賢殿直提學未久以病告
暇浴靈山溫井仍下鄉其年十月　光廟靖難
誅金宗瑞言於　魯山曰向者河緯地請而對
而金宗瑞止之此亦奸臣掩蔽之一端請復召
緯地用之於是遂有左司諫之　命而公上疏
云云今秋江記癸酉公盡賣朝服以前司諫退
居善山又云　光廟受禪就召拜禮曹參判甚

寵幸焉云云其去似矣而失實其就甚無意思
意公於上疏後未幾還朝是時 魯山尚未遜
位也

莊陵志配食忠臣錄

河緯地字仲章一字天章號丹溪又號赤村晉州
人知靑松郡事澹子 世宗戊午登魁第選入集
賢殿爲人沈靜寡默恭而有禮過闕必下雖雨潦
未嘗避路侍講 經幄多所裨正當時論人才推
緯地爲首 英宗皇帝陷虜中緯地感慨曰天子
蒙塵天下所共憤我輩雖海外陪臣豈可恬然不

頖其憂乎每處外廊不入寢室按此見奇遵所著戊寅記聞而洪仁佑耻齋日記以此爲朴彭年事而聞於奇大恒云大恒卽遵子父子所聞應無互異恐是仁佑記錄之誤癸酉歷代兵要成 世祖爲摠裁官請加諸儒資緯地時爲執義陞中直力辭 上問大臣皇甫仁等言 世宗朝緯地亦以撰集功受賞請勿許緯地曰 世宗時恩出於上故受今恩出於下故不受遂改授集賢殿直提學未久稱病歸善山朴彭年嘗借簑衣於緯地以詩答之曰持贈簑衣應有意五湖煙雨好相尋蓋傷時也金宗瑞誅以左司諫徵之辭不就上疏請强公室嚴內治杜權門

曰臣抱病江湖遥望宸極日夜嗚咽流涕呼天地
鬼神而默禱曰願今日任輔政之責者益盡保傅
之道使 聖體日康聖學日就速親萬機以副海
東百萬億赤子顒顒之望内自掖庭外至四境悉
皆妥帖少無動撓 太祖太宗世宗文宗傳付之
統永有盤石之安 殿下亦宜開張聰聽延納讜
論恢弘志士之氣勤御 經筵益尊德性嚴防未
萌之慾明一心以照奸正一心以禦邪親骨骾遠
讒佞克濟艱難以慰 文宗皇考之望不宜徒自
謙抑曰予幼子何敢而已也 世祖即位召拜禮

曹參判受祿別貯一室而不食丙子事覺　上愛
其才密諭曰汝若諱之可免緯地不答就鞫曰人
以叛逆爲名厥罪應誅夫何問　上意觧獨不施
烙刑與三問等同日死子琥珀珀被收年未弱冠
略無懼色顧義禁府都事請與母訣都事許之珀
入門跪告曰父既被死子不可獨生雖無朝命固
宜自決念妹將笄雖沒爲婢婦人之義猶當從一
而終遂再拜出就死人謂緯地有子　肅宗辛未
復官緯地在獄中以後事托其從子龜童命名曰
磵磵後改名源子孫居安東乙酉遷臣閔鎭厚白

其事 命以源繼緯地後 英宗甲子錄後孫龍翼戊寅 贈吏曹判書 賜諡忠烈(事君盡節曰忠剛克爲伐曰烈)今 上(正廟)丁酉旌閭辛亥特 贈珀司憲府持平父子並配食于 莊陵忠臣壇弟紀地與兄同年登第官學諭紹地成均生員並死(謹按張顯光所撰墓碣銘兄綱地亦被禍實錄緯地入闕應製聞兄綱地死不製而出墓碣誤也又云子璉生員 魯陵志則有琠班二人本出東鶴寺魂記今考魂記又作池璉池班而李塈松窩雜記緯地只有二子琥珀所謂璉班俱屬未詳今不敢錄)

弘齋全書雜著

贈吏曹判書行禮曹參判忠烈公河緯地字仲章

號丹溪晉州人知郡事澹子也 世宗乙卯生員
戊午擢文科壯元選湖堂嘗預編撰歷代兵要
世祖爲摠裁官請增諸儒臣秩緯地時爲執義陞
中直獨力辤既而稱病盡賣朝衣歸善山金宗瑞
誅緯地上書曰更始之初宜廣謀熟計毋或過於
緩而失事機毋或過於寬仁而弛朝綱毋使主勢
有拘束而成壅蔽更思履霜苞桑之戒益强公室
益嚴內治益杜權門益絕朋附之漸毋使閭巷草
野竊議也臣抱病江湖遙望 宸極日夜嗚咽流
涕呼天地鬼神默自祝禱曰願今日任輔政者盡

保傅之道使　聖體日康逺親萬機以副海東百
萬億赤子顒顒之望內自掖庭外至四境悉皆妥
帖少無動搖　太祖太宗世宗文宗傳付之統永
有盤石之安也　殿下亦宜開張聰聽延納讜論
恢弘志士之氣嚴防未萌之欲明一心以照奸正
一心以禦邪親骨髓遠讒佞克濟艱難之運以慰
文宗皇考之望不宜徒自謙抑曰予小子何敢
也　光廟白　上以左司諫徵之辭不就至乙亥
拜禮曹參判不食廩祿別儲一室丙子事發　光
廟愛其才密諭曰汝若自辨無是可免緯地笑曰

人以叛逆爲名厥罪應誅夫何問與成三問等同
日死兄學諭紀地弟生員紹地子琥珀並坐先是
緯地言事忤旨　光廟命鞫之旣而　教曰此人
有正直名予欲聞過失其釋之仍諭緯地曰無以
今日之故不言予之闕失當天順　皇帝陷虜中
緯地感慨曰天子蒙塵天下所共憤我輩雖海外
陪臣豈可恬然不與其憂乎每處外廊而不入寢
室　肅宗辛未復官乙酉以緯地從子源之孫繼
緯地後　英廟戊寅　贈吏曹判書　賜謚忠烈
予丁酉旌其閭享善山月巖書院及緯雲洛濱等

書院愍節彰節忠烈等祠
贈司憲府持平河珀緯地子被收年未弱冠無懼
色顧謂義禁府都事曰少須叓得與母訣都事許
之珀入門跪告曰父旣被死子不可獨生念妹將
笄雖沒爲婢婦人之義惟當從一而終遂再拜而
出從容就死人謂緯地有子也𠂤辛亥特贈司憲
府持平
按緯地之處外廊不入寢室見於戊寅記聞以
其忠義根性素所蓄積之卓然可敬特書於此
而記聞奇遵所著洪仁佑恥齋日記以此爲朴

彭年事而聞於奇大恒云大恒卽遵之子父子所聞應無互異恐是仁佑記錄之誤也張顯光河緯地墓碣兄綱地紀地弟紹地並坐禍　魯陵志河綱地紀地紹地並拿問依律緣坐今據燕山君日記直提學鄭光弼以庭試不製送西兵曹啓光弼試日聞叔父蘭孫妻及叔父蘭茂之死詣闕不製非他在家不製者比　文宗朝河緯地入庭試聞兄綱地死亦不製後人以爲是然則綱地之死已先於丙子特墓碣誤耳陵志從而因襲至謂之拿問依律尤爲紕繆且紀

地紹地若不如綱地之先丙子死則宜亦並坐
而事蹟不見於實錄名字亦闕於魂記當時事
有未可詳而墓碣則書其死矣既無以的據他
書以明其不死則不可以墓碣之失於綱地之
死臆疑紀地紹地之生今但不錄綱地又墓碣
緯地子璉生員 魯陵志引魂記書璉班魂記
則又作池璉池班列之緯地之下意或池與河
字似而訛又李塈松窩雜記河緯地有二子長
曰琥次曰珀無論陵志之璉班雜記之琥珀緯
地之止有二子字雖互異數則相符河氏家乘

以璉班疑爲琥珀之一名其說近之當就四字
去二存二則存璉當並存班存珀當並存琥而
珀以其從容就死言又婉正特贈憲臺列之正
壇此蓋徵信於李塈所錄則今存琥而不錄璉
班

右錄河忠烈公與公之次子　贈持平諱珀
長子諱琥事實實出於我　正廟御撰弘齋
全書雜著中　莊陵配食錄而公之十二代
孫錫中甫抄謄　聖訓之闕河氏處欲以徵
信者也旣又以臣寅永職在內閣要得與原

本準臣竊伏以爲此錄即 大聖人褒忠奬
節顯微闡幽之一副衮鉞則雖家誦之可也
非可與本孫秘也遂敢爲之訂正訖作而言
曰六臣事固與日星爭光夫孰能更贅而夢
惟忠烈公二子或曰璉曰班或曰琥曰珀傳
記互舛迄莫有定及配食錄昭揭之後得有
所考据取舍而破然疑之說是豈但河氏一
門所恪遵而寶藏者乎臣於是乎又以仰
先王聖學如金聲玉振科条燦然凡有述作
百世不能易也於乎其至矣哉 上之三十

一年辛卯仲冬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趙寅永恭識

墓碣銘 并序

張顯光

先生諱緯地字天章氏貫晉陽籍先世來居善山
考諱澹青松郡事王考以上莫之記先生生長于
府邸迎鳳里幼時置一小齋與兄弟共處杜門讀
書人不見其面 世宗朝戊午先生擢壯元選居
集賢殿常補拾 經幄 文宗時先生仍在集賢
殿奉 命與諸儒臣撰歷代兵要 魯山初年先
生在司憲府執義而歷代兵要成 世祖以首陽

大君啓請加撰集諸臣職秩先生以中訓陞中直獨啓以爲加秩之請恩出於下令不可受其寵絡堅辭不已則遞執義爲直提學遂呈病乞浴溫井而下鄉及金宗瑞皇甫仁等見誅無意還朝至徵以左司諫纔登道病不赴仍上書陳懷以履霜苞桑嚴內治杜權門等語致慇懃焉蓋望之者切慮之者深也乙亥　世祖受禪先生就召爲禮曹參判其意則固有在也所賜祿別儲而不食明年丙子因金磌上變即與成三問朴彭年李塏柳誠源兪應孚同日受誅嗚呼此惟先生之始終也已先

生有墓在府西古方山之原夫人金氏同其宅舊有小碣頃年倭寇據府不免仆碎今先生外五代孫金崑爲復竪之而失其舊刻之文願得新詞以揭之噫先生事業日月如也光焰自赫其何待於言乎天地知之又何用文詞以示人哉且以尋常筆力豈得發揚其萬一歟辭以不敢則金君之言曰前人旣碑之趺石猶在没不可不復遂屢來莫停其請愈堅故始敢畧叙其所傳聞者矣至於先生之嘉言懿行可爲世教者夫豈一二哉而家沒無傳焉惟南秋江孝温傳六臣行于世稱先生曰

爲人沈靜寡默口無擇言又曰 世宗養育人才
在當時方盛當時之論推先生爲首此亦足以槩
知之者爾豈樹立於素養者固有根本故做出於
畢竟者乃有此大節義也哉先生之兄綱地先先
生登第弟紀地與先生同榜季弟紹地生員先生
有子曰璉亦生員（世系辨證詳見遺券跋及 弘齋全書）並坐於禍
有女適李惟義李之婿曰縣監金仲卿崑卽其曾
孫崑之爲是碑也洪公瑞翼守是邦多所施濟以
成之又出墓僕若干以世其守又復崑之孽子姪
四人俾傳香火其所以留意扶植者亦誠矣碑之

立是萬曆四十四年夏四月也銘曰

君子有處變事業蓋亦成就一箇義所欲有甚於生生可捐棄所惡有甚於死死不違避身膏鈇鉞功在綱常四尺荒墳令人竪髮而骨凜是先生衣冠之藏

碣陰識

閔百男

立碑後百二十七年壬戌百男來守本府瞻拜墓庭石泐字頑已不可讀謹具他石重刻舊文如右先生被禍日手錄家財下有示龜童國四字而自署名先生方視死如歸豈區區於瑣細

器用之末哉蓋以季弟生員之子龜童錫名⿰石國
而托以後事也先生兄弟子本從石爲名而大
禍之餘不敢以⿰石國行遂易以源而猶奉先生祀
肅宗戊寅復六臣官乙酉用筵臣言追以源
爲嗣源之子自澄自洪孫徹崑徹岷今至十餘
代後裔頗蕃今 上己未又 命復六臣父子
兄弟官先生之考復平安道經歷按河氏世譜
中祖戍主簿同正傳四世而曰胤曰之伯先生
之曾祖若祖也碑文中王考以上莫記云者其
因外裔傳聞之不審歟玆因嗣後孫龍翼言並

鋟之使後人有考焉

墓誌銘 並序

今距　莊陵之世四百有餘歲而六臣先生取義成仁之蹟日星乎東韓矣其撰述而發揮之者非名德大儒則必節行君子也非雲漢昭章則又館閣摛文也後之人擊節而聳誦之而已復焉敢措一辭其間哉河先生遠孫錫崑大涉等謁岱鎭曰先生墓尚闕幽誌敢以爲囑岱鎭謝不敢者三而大涉曰斯與凡他叙述不同顧百世陵谷之慮不容無詒昧之備尚今不備自闕典耳及今追補義

在不已敢固以請岱鎭不敢終辭按先生諱緯地
字仲章又曰天章號丹溪亦曰赤村姓河氏晉州
人系自主簿同正諱成是生諱希甫別將同正生
諱公正檢校大將軍生諱玄保勝別將生諱湚都
染令同正生諱之伯門下評理卽先生王考也考
諱澹寓居善山之迎鳳里　獻陵壬午登文科官
至平安經歷嘗守靑松黃澗俱有去思碑以忠孝
大節載邑誌妣兪氏文科壯元勉之女有四子先
生於次居二生于　太宗壬辰　世宗乙卯補生
員戊午對親策王政擢魁第庚子與成公三問朴

公彭年李公塏柳公誠源選入集賢殿兼帯 經
筵多所裨正壬戌陞副修撰又與成朴諸公承
命讀書于三角山津寬寺甲子受 命撰勸農
敎書庚午選湖堂受 命撰歷代兵要 端宗癸
酉在憲府執義而兵要成 世祖以大君啓請加
撰集諸臣職秩先生以恩出於下固辭於是遷集
賢殿直提學而終不受盡賣朝服退歸善山時醉
琴朴公亦在鄉借簑衣於先生先生以詩答曰男
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簑衣應有
意五湖煙雨好相尋癸酉金宗瑞及安平大君被

誅朝著一變而先生以左司諫召適病上辭疏極陳
三公之受顧 命懿親之同休戚而有此不道之
甚爲吾東方千萬年難洗之恥繼請思履霜苞桑之
戒益強公室益杜權門益去嫌事益絶朋附仍祝
天地鬼神使今日任輔政之責者益盡保傅之道
使 聖體日康聖德日就速親萬機以副海東百
萬億赤子之望以固 太祖太宗世宗文宗之統
未幾還京第乙亥 世祖受禪以先生爲禮曹參
判自是別儲俸祿一室而不食丙子與刑曹參判
朴公副承旨成公直提學李公司藝柳公及摠管

俞公應孚謀復 上王爲金礩鄭昌孫所告被鞫死之六月八日也始 世宗勵精文治以集賢之選悉致名儒而論當世人物者推先生爲首先生爲人沉靜寡默口無擇言恭而有禮過闕必下馬雖雨潦不曾避路天順 皇帝之陷虜不入寢室藉薦外榭曰天王蒙塵雖海外陪臣豈可自安乎其於大倫大義素所秉執可知也 世宗寵遇儒臣恩禮莫比 文宗在東宮常字呼直廬攜卷夜講 元孫幼而聰慧 世宗嘗負而步庭顧謂諸學士曰千秋萬歲須護此兒也當日侍從者得不

以托孤寄命而爲任乎先生被囚 世祖惜其才
密諭以若諱初謀可付生論先生不應就鞫曰人
臣既加以反逆之名其罪應誅復何問乃不施灼
刑有二子琥珀皆坐收珀色不動戀都事入謁母
金氏曰父既被殺子固當死但有妹將笄雖沒爲
賤隸婦人之義猶當從一而終遂再拜而出時方
弱冠人謂先生有子金氏屖負先生屍瘞于善山
府西古方山枕艮之原後金氏同其宅先生初聞
變爲遺劵付金氏傳于弟紹地之幼子龜童者當
後事金氏令婢負赴于其外家奉化琴氏以育既

長改名源不敢顯言嗣後贅居于安東之松坡
肅宗辛未復先生爵乙酉因重臣啓以源追定先
生嗣其後子孫頗蕃十世孫龍翼以蔭除　陵署
英宗戊寅　贈先生大冢宰謚忠烈　純祖甲
子又　命不祧先生院享自善山月巖始洪州有
魯隱大丘有河濱果川有愍節連山有八賢寧越
有彰節義城有鶴山皆並祀六臣而安東之彰烈
祠爲主享先生之墓自　宣廟世爲知府所封植
而碣以表之文以贊之殆炳爍于世矣顧非告諸
幽昧則百世陵谷或可慮也謹最其大蹟而係以

銘曰

伊先生之賁朝服而製簑衣也蓋已明炳幾先若將終老丘壑逮夫朝著猝變則一何懸戀於魏闕委身於輦轂曁夫時義遂改而又胡受官於罔臣貯俸於不粟嗚呼 二宗之隆遇可孤六尺之遺托可易至誠惻怛之由仁守正不回之爲義仁可以殺身而全義可以舍生而遂天地爲黲兮日月于光一杯衣舄兮萬古綱常于焉尻高而首頓於以山仰而行行惟濵海之桑飜或昆明之灰颺所百世之不虞兮茲庸識寘而詔無疆雖阜頹谷夷

而晶光不泯兮尚有以知忠烈先生之攸藏也五
年戊辰正月日啓功郎前行 穆陵參奉閔韶金
岱鎭敬撰

拾遺

佔畢齋金宗直善山十絶迎鳳里詩曰鄕人終古重
膠庠翹楚年年貢舜廊一片城西迎鳳里青襟
猶說壯元坊迎鳳里人俞勉田可植鄭之澹皆壯元先生之父澹 太宗壬午榜副元先生 世宗戊午壯元故云○見輿地勝覽
世宗始設集賢殿招聚文學之士朝夕延訪猶慮
文學未振更選其中年少聰敏者上寺讀書供

億甚豐正統壬戌平陽朴仁叟高寧申泛翁韓山李淸甫昌寧成謹甫赤村河仲章延安李伯玉受　命讀書于三角山津寬寺做業甚勤酬唱不休有釋一菴恒隨之得傳寫焉津寬要覽一卷曾在弘文館而見失於丙子之亂○見成俔慵齋叢話

正統壬戌余與平陽朴彭年仁叟高靈申叔舟泛翁韓山李塏淸甫赤村河緯地仲章延安李石亨伯玉受　命讀書于三角山津寬寺做業之暇相與酬唱

見成先生三角聯句詩小序

皇明景泰元年閏正月日翰林侍講錢塘倪謙與

刑科給事中司馬恂奉 詔來宣一國臣民無
小大罔不瞻望慶忭浹旬而星軺言旋內翰公
天資粹美飾以詩書司馬公卽涑水之後學有
淵源才兼經濟搢紳之士咸惜其去於是高靈
申公叔舟爲之序昌寧成公三問作跋晉陽河
公演河東鄭公麟趾河東許公詡坡平尹公炯
昌寧成公念祖光山李公先齊晉陽鄭公陟圓
山高公得宗驪江李公審完山李公思哲韓山
李公季甸東萊鄭公昌孫月城金公鈎鷲山辛
公碩祖幢梁崔公恒咸從魚公孝瞻延山李公

石亭晉山姜公孟卿丹溪河公緯地韓山李公塏陽城李公芮魯山李公永瑞陽城李公承召達城徐公居正西原韓公繼禧及先生各賦詩以贐其後有人購書燕肆得一書名遼海編乃倪學士來本國時與諸公酬唱之什也其流布於中國如此見朴先生送倪侍講司馬給事中詩註○先生詩見逸稿

世宗朝設集賢殿揀文士有名者二十人兼帯經筵凡諸文翰之事悉委任之早仕晩罷日官奏時然後乃得出朝夕飯時以內官爲對客其隆待之意至矣由是爭相勸勉雄材鉅士多出

如鄭河東等十五人及成三問朴彭年李塏柳誠源河緯地皆傑然者而仲章長於對策疏章然皆被誅其所著不顯於世（見慵齋叢話）

天順皇帝沒北虜時河緯地常感慨曰天子蒙塵天下所共憤我輩雖海外陪臣豈恬然不預其憂乎每處外廊不入寢室斯人之志行如是其忠義殉國可知（見奇服齋遵知戊寅記聞）

世宗末命集賢諸儒纂兵要書以 首陽大君監總之至 魯山初書始成 大君啓請加秩諸臣皆拜 命緯地時爲執義獨固辭且請面陳

所懷 上問可否於首相金宗瑞宗瑞曰 先
王嘗酬勞今獨辭不可且微臣請對尤不可河
緯地曰此豈宗瑞所知乎臣方司法義不可受
人籠絡所以異於 先王末年者也朝廷不能
强卽移集賢殿直提學緯地終辭不受退居善
山見裴琴易堂集
癸酉十月癸巳金宗瑞皇甫仁李穰閔伸趙克寬
尹處恭李明敏等誅數日 命召緯地曰曩者
請對予欲面聽乃爲權奸所沮未卽引見爾亦
引病而去權奸今已伏辜實是更始之初特除

爾爲司諫可便力疾就道故諭緯地又上疏辭見朴崇古所編六先生遺稿先生辭左司諫疏註

端宗壬申卽位于勤政門時年十二領議政皇甫仁左議政南智右議政金宗瑞等受 顧命輔佐集賢殿學士成三問朴彭年河緯地李塏柳誠源申叔舟等受 世宗付托左右協贊見朝野會通下条同

前執義河緯地上疏云云 上命馳書使之俟病愈上來 下諭道臣時致酒肉遣醫賫藥往救

世祖元年乙亥八月初九日壬子 上命鞫禮曹

參判河緯地旣而釋之 上教曰三公不親細務六卿分職以治古制也仍 命六曹公事自今其啓緯地諫曰三公論道經邦故六卿雖分其職冢宰實兼治之周制然也 上怒曰緯地阿附大臣欲以國家庶務悉委之政府乎其令王府鞫之尋復 教曰此人素有正直之名予欲聞過失也 命復就職使承旨諭曰無以今日之故不言予之過失也見國朝寶鑑

初十日癸丑義禁府鞫緯地以啓 命召緯地傳于承旨等曰緯地事非止今日向者予爲領議

政方盡忠輔國緯地謂予曰顧領相 文宗子
子孫孫盡心輔之此雖醉中之言實是疑我也
且 文宗朝予與緯地共撰兵要訖所與共事
者予啓請增秩緯地獨辭此亦非也今又罪在
不赦然此人素有正直之名予欲聞過失特從
寬典仍使承旨 教緯地曰無以今日之故不
言予之闕失但如此事勿復更言仍 命就職
見莊陵實錄
光廟受禪之日朴彭年臨慶會樓池欲自投成三
問止之曰今神器雖移尚有 上王我輩不死

猶且後圖不成而死不晚彭年然之遂與三問
河緯地柳誠源李塏俞應孚等數十人約於
皇敕出來時使雲劒成勝俞應孚舉事會其日
以地窄 命罷雲劒計遂不行司藝金礩始與
謀知事不成與其妻父贊成鄭昌孫告變 命
急召承旨三問以承旨入侍 上命武士捽下
三問請與礩面質語未訖三問曰勿盡言所言
大同 上命枷鎖親問曰何以反我三問抗聲
曰欲復故 主耳 上問與謀者對曰臣實與
朴彭年河緯地李塏柳誠源同謀 上曰非特

此也汝宜盡言對曰俞應孚朴崝亦知之於是
朴彭年等四十一人皆死見莊陵事實下条同
工曹參議李徵亦與謀聞事覺詣政院告三問等
謀曰臣即欲進啓未得其實不敢即啓 上引
見李徵更拿三問等又捕朴彭年鞫之問黨與
彭年曰成三問河緯地柳誠源李塏金文起成
勝朴崝俞應孚權自愼宋石同尹鈴孫李徵及
臣父耳更問對曰臣父尚不欺隱況他人乎問
其施爲對曰成勝俞應孚朴崝皆爲別雲劒何
難之有

河緯地預成三問之謀 光廟愛其才密諭曰汝若諱初謀則可免緯地笑曰人臣既加以反逆之名其罪應誅更何所問 光廟怒弛獨不施烙刑(見李廷馨東閣雜記)

河緯地字天章號丹溪晉州人知青松郡事澹之子我 英廟朝擢壯元又捷重試爲人沈靜寡默口無擇言及金宗瑞被禍退居善山上疏諷誡言甚惻怛 光廟受禪拜禮曹參判緯地受其祿別儲一室而不食丙子事覺 上愛其才密諭曰諱之可免公不答與三問等同日死當

時論人物推公爲首見權草澗文海大東韻玉

丙子之禍河緯地見法其妻子在善山朝廷議以連坐遣禁府都事處之緯地有二子長曰琥次曰珀年未弱冠略無懼色動止自若顧謂都事曰萬無以命之理願少緩之不得已與母有告訣之言矣都事聽之珀入門跪告於其母曰死不難也父既被殺子不可獨生雖無朝廷之命猶當自决但有一妹年將就笄雖沒爲賤隷婦人之義當從一而終勿爲狗彘之行於他日遂再拜而出從容就死人皆謂緯地有子矣見李

筵啓

肅廟乙酉十二月初六日禮曹判書閔鎭厚兵曹判書俞得一江華留守閔鎭遠請對入侍時閔鎭厚所啓故司諫河緯地伸寃復官實是盛舉凡在聽聞孰不欽歎第有一事茲敢仰達緯地度其二子隨坐欲以其弟紹地子兒名龜童之人爲後在獄中時列書家藏於一紙而其下書龜童及國字仍着署押蓋欲以國爲龜童之冠名仍爲繼後有若成文之爲矣緯地妻金氏托龜童於其外家累

入危境僅得免禍而龜童兄弟行皆以石邊作名
畏約之故不敢以⿰石國字爲名改以源字仍奉緯地
之祀緯地之墓在扵善山今至八九代不替香火
而既無繼後之事不得稱以子孫云向年大臣筵
臣以乙巳名臣金⿰石諸立後事陳達　上特命繼後
今此河緯地事絕相類而朝家之所以待之則尤
似有別無論代數之遠近而特用　恩典以河源
爲緯地之嗣則益有光於　聖德矣　上曰六臣
與他有別何可不爲繼絕乎依所達特施
英廟四十六年庚寅吏曹判書閔百祥稟達曰河

緯地之孫以延謚事呈上書此事似難循例處之
上曰本事果何如閔百祥曰曾於乙酉臣之從
祖鎭厚建白立後而今番　賜謚之典不及其家
故有此上書也禮曹判書韓光會曰六臣曾於戊
寅　贈爵謚而朴彭年家外皆未宣謚謚牒官教
送置寧越彰節祠矣河緯地奉祀孫除職者方請
延謚而官教在於寧越難於擧行何以爲之　上
曰有後則何至今不爲宣謚乎領相金致仁曰此
事蓋有委折六臣　贈謚時禮堂未聞忠烈公河
緯地之有後孫而誤爲奏對於　筵席至今未行

宣諡之典矣今攷公私文蹟緯地欲以其弟紹地子爲後至有署押付托之遺券故重臣閔鎮厚陳達 先朝以河源爲緯地之嗣而頃年因嶺南道臣狀請 廟堂覆奏許用嗣孫 朝家旣知其有後孫則當行之典何可仍以不施乎令該曹別成諡誥依例宣下恐不可已 上曰尚今遲滯豈有是理令銓曹卽成諡牒遣郎宣下

正廟元年丁酉五月三十日領議政金尚喆 啓曰褒忠奬節人君之盛事 端廟朝死節六臣

先王朝 贈職贈諡之舉蓋所以扶世敎而樹風

聲也其後因相臣所奏又有朴彭年旌閭之 命
而今聞河緯地奉祀孫鍒用之後亦能成立門戶
云棹楔之典不宜與朴彭年異同分付本道亦使
之舉行如何 上曰依爲之
純廟四年甲子三月二十八日 召對入侍時左
承旨洪義浩 啓曰故忠烈公河緯地即 莊陵
六臣中一人而精忠卓節撑亘宇宙固無事乎更
陳矣第伏聞臨殉之日作手書托其後事於姪子
源而以其淪於嶺外故雖世奉香火至八九代不
替而不敢顯稱以子孫粤在 肅廟朝禮曹判書

閔鎭厚筵白其事 特命以河源爲後以示繼絶之義 英廟庚寅延諡于其家 先朝丁酉 命旌閭于其家配食于 莊陵列聖朝崇奬之典至矣盡矣其子孫特以義起之禮權奉祠版於別廟而尚未蒙不祧之 恩命云恐爲昭代之欠典年前忠文公成三問祠版出於仁王山下自 朝家命奉于魯恩書院依忠正公朴彭年例亦侈不祧之 恩則今此忠烈公之祠版宜無異同 下詢于大臣施以一體之典恐合褒忠節樹風聲之道 上曰發遣郞廳問議于大臣左相李時秀右相金

觀柱以爲不祧特　恩也盛典也下不敢輒請
上不宜輕施而忠烈公河緯地危忠卓節可與日
月爭先　列聖朝所以悶惜而褒奬者靡不用極
且有成朴兩忠臣已施之例一體並許實合樹風
礪世之政　傳曰依大臣議施行

祭墓文　趙纘韓

嗚呼哀哉泰山喬嶽可斲可掘先生之志不可屈
也穹溟砥柱可憑可拔先生之操不可奪也嗚呼
玉佩長裾非我所先金貂華秩非我所榮兮美亾
此誰適爲容食焉不粟服焉不衷昧命殉義遇觸

乃激嗚呼風雹赩赩寰宇辟易震霆虩虩生類慼
縮日月上慘收魂晦魄鬼神旁慴頓呻躑躅嗚呼
刀鉅斧鑕不能動髮火山湯海不能威蘇從容不
色蹈烈是篤鴻毛益輕金石愈確辭正義屹 聖
怒攸拗虧躬完節與五爲六嗚呼維洛沄沄有時
而涸維烏矗矗有時而谷維其烈烈氣也何熄猥
以譾劣叨宰邦域敢揭賤虔薦此洞酌伏顒英靈
庶賜臨格

改墓碑祭文　閔百男

天地之大君臣義一上下千載孰能盡節惟公所

立卓乎無貳震蕩之日金石之志忠義益激湯火惟甘身滅仁成一節二三山嶽愈屹日月彌光繼絶叙爵不世 恩榮時遠葉替殘裔散落惟彼山陽精魂攸托三尺荒凉短石皴剜孰謂公墓行路氿瀾曰余省拜亦豈無惻彷徨發歎責在守域退遂具石舊仍新補日吉事備爰用力竪牲醴告由靈其臨止

家廟奉安文 李光庭

先后有命幽鬱昭晰 景泰伏節有虔縟禮且訪其世則加寵恤朴氏之外誰有遺血我祖臨命意

蓋有屬尚怵餘禍未敢言續二百餘年祠廟無托
遺孝寃如秖淚衆目重臣建白載感　淵衷此人
無後何以勸忠可副遺願俾尸其後厥緒旣承詎
神無主念玆先靈不忍在天左右古　辟與吟越
鵠考世雖遠　王命維新其始自今依我殘孫迺
廟斯建洞酌以薦匪越斯禮則體　王眷於粲秋
菊侑以薇蕨先祖庶歆有並鑾盻彼善二祠亦曰
義起秉彝攸同鼎來多士我孫肇祀其永無怠不
顯不承　先后之賜

又　柳升鉉

烈烈吾祖遭時孔疚殺身成仁有卓其樹夫豈不
知天命之在綱常至重不扶且壞五六同人甘心
騈首後世忠臣至哉 聖教絶筆付托遺命有受
邦禁未解敢曰有後 列聖憫忠未遑 恩例逮
肅考朝曠典始舉復秩致祭崇奬旣至仍 命
立後俾存其祀家藏古鐵手墨如昨大倫始定昭
穆屢易 恩渙繼絶感切追遠豺獺之情敢不自
盡百世之廟可以觀德爰諮爰諏是營是度雲仍
齊作起敬起孝太守咨嗟捐廩致助瞻聆攸曁士
林相告曰玆晠禮風聲萬古瞻彼越中 陵寢載

設名號既定忠魂慰悅　盛德之事有辭來世玆
廟之成亦重關係籩豆有楚罇爵淨潔簡辰揭虔
式薦芬苾羮墻之慕彌遠而新報祀無怠於千百
春

延諡告由文　　李象靖

朝錫　褒贈已逾十年孱孫未遑尚稽奉延　王
綸久閟悚蹙靡安明日戊辰禮官儼蒞　恩榮自
天感淚徹地敢告厥由將事之始

延諡改題祝文

往在　先朝特復官位　當宁繼志　贈爵宣諡

愍節褒義備極哀榮禮官儼臨王誥洋洋玆涓吉
辰昜題祠版銜 恩追舊感慕難諠敢用酒饌敬
伸奠獻

不祧告由文　洪義浩

烈烈我祖樹萬世綱情緣義起歲時馨香遴臣建
言猶及闕章 恩許不祧禮奉是常配彼 莊陵
廟食無疆吉辰虔告降顧洋洋

旌閭告由文　權心揆

曠世忠寃 烈聖重惻 錫謚垂蔭哀榮備極矧
玆棹楔要軫 當宁因大臣白考太常禮朱棋亟

建　君命敢緩玆涓吉辰載揭高㭓慶溢門戶光
生簡策百世在後過者攸式

彰烈祠常享祝文　柳漥

道學所本忠節罙崇朓　恩家廟縟禮儒宮

又　柳致明

心丹孼日義炳恥粟定靜而安成仁孔淑

愍節祠祭文　姓名鈹

嵩善宅里晉陽家世圃老教率治隱業繼頭上白
日忠由天啓簑衣贈詩辭嚴氣厲義不食粟心存
遠計隻手孼天事乃大戾名留世遡志士掩涕淸

廟既搆華扁隨揭旣潔牲牷旣奠禮幣來燕來寧
永世無替

月巖書院常享祝文　金寧

節節二子行同三仁風聲一樹廟食千春

愍節祠常享祝文　朴世采

始痛　王狩終辭周粟成一箇是爲百世則

絳雲書院常享祝文　李敏叙

事有至難臣節乃明成仁就義永世齊聲

鶴山書院常享祝文　權尚夏

始痛　王狩終辭周粟廉頑立懦六人同德

家廟上梁文　權萬

絶世復紹　先朝感車上之晉言新宮載營遠孫倣寢東之遺制事固有待靈庶是憑伏惟左司諫丹溪先生名列六臣手扶三極雖百死靡悔眞寧公當日苦心並二兒偕亾皇甫氏同時奇禍帘惟靑氈之舊業無托尚冀黃口之猶子或全破釜甑靴條列辦命之日錫名晋署丁寧屬意之書覆巢之卵幸存先廬靡爽在旁之蠙未祝後事誰傳堪悲若敖之鬼長飢無杰包胥之天不定一區廢址淒凉善州城西三尺孤墳蕪沒古方山下雖門孫

香火之或違而系享昭穆之莫承事有閱數百載
而乃彰微烈士曠世焉相感禮無經八九代而追
繼惟三聖王造命者能權夫旣紹墜緖於茫茫可
無起靈宮之翼翼占陽位而刱新制諸孫䂓作遠
圖捐清俸而寫美材賢侯倡助贏羣成之不日游
手良工之樂趨祭焉以時春烝夏礿之虔薦豈惟
忠魂之自慰庶幾宿恨之小平喬山北瞻 莊園
之松栢蒼鬱大宮西望 祧室之蘋藻馨香追思
景泰年中家國事變之堪溺一自 明陵世後君
臣報祀之具豐夜月空山幾回杜宇之啼血秋江

片夢無復子虛之拊心物理除則終乘人事伸於久屈豈非天意山中孤一脈如絲果若公言晉陽世再血脗契其氣發揚而悽愴此事奇偉而光鮮庸述一生慕義之辭敢效六偉用力之助抛梁東清涼十二玉森叢請看擎日昇初日留照先生耿耿衷抛梁西鳥道巉巖天與齊懇懇苞桑當日戒苓榛空憶美人兮抛梁南煙雨前江碧漾藍持贈平陽詩上語素心初不在簑衫抛梁北越山超遞望何極清泠浦口有楓林魂去魂來青復黑抛梁上夜夜中天瞻列象要識拱辰衆宿心秪無星處

森相向柂梁下面前長路連平野歸然山左屋三
間多少行人皆下馬伏願上梁之後廟貌不改祀
事惟終接續傳承故家節義之教勿替觀感興起
名鄉忠孝之俗彌敦求樹風聲潛扶世道

不祧廟上梁文　　權訪

烈士矢靡悔之志彝綱震耀於東濱遺孫擧不祧之
儀絲綸渙汗於北極有光在昔其始自今恭惟
贈吏曹判書忠烈公丹溪河先生騰蛟起鳳之文
章捨魚取熊之大節同二兒而並命方孝孺不獨
專美於中朝付猶子而傳家文履善猶且皆書於

後嗣趙氏之孫尚在何幸與奴而同名楚卿之鬼
雖饑未敢題主於異代過數百年幽明之多感歷
六七聖繼述而樹風復官立孫大哉 明陵之令
典 贈謚錄後猗歟 英考之淵衷旣卓節莫與京
允宜祫食百世奈 朝家未有 命蓋嘗別立一
祠往往士夫之家猶或祭創基中祖堂堂忠烈之
後其可不躋享先公屬今 上聽政之初許遂中
援例之請俾玄遠之宗嗣祭之如考祖曾高招碧
血之英靈侑之以烝嘗禴祀造神主而題奉于今
禮法之宜然拓舊廟而更張在我事理之當急就

寢東而擇址泛指南而定方調度鄭窘之家董出升斗銖兩疇昔荒蕪之地安排磉礎垣墻改朽易傷竭雲仍之貢飾列楣竪柱聳儒士之觀瞻幾勞匠手之椎斤遽見廟貌之輪奐泱泱清洛來地水之精神嫋嫋秋風降雲旗之恍惚簠簋籩豆雖多院享之縟儀泂酌蘋蘩何如家羞之誠薦祖先之氣脉相續無間血孫若嗣孫邦國之禮制甚嚴有異別廟與家廟於乎前後 王一揆庶幾神人理兩安 顯陵之松栢依依衛 英孫而朝謁五湖之煙雨漠漠齊六友而歸來玆倡六偉之詩庸助饜

虹之擧抛梁東滄海波連百粤中夜夜丹心依赤
日年年杜宇哭東風抛梁西秋晩芳山落照低華
鶴莫歸迎鳳里庭蘭方茁種松堤抛梁南公山遠
色碧於藍平陽遺廟丹青古莫合精靈駕共驂抛
梁北錦城壇下江波碧王孫何處去無歸芳草萋
萋愁不極抛梁上發揚寃氣何悽愴焚香燐臭求
諸陽牕牖如聞歎噫響抛梁下大道迢迢分曠野
靈雨灑塵神馭來當時劵裏青驄馬伏願上梁之
後祖依孫而是安孫祔祖而永賴四時之享豐潔
保延千秋諸昆之休鼎來備膺百福課忠責孝紹

前烈而罔愆種學績文振後代而毋墜是爲 國
家之慶抑亦鄕隣之榮

彰烈書院上梁文　　徐畊輔

百年講俎豆之禮多士駿奔是日奏木石之功匆
址龜食廟新維舊靈遷如歸言念天地間有君臣
以來無如　莊陵朝諸義士盡分英豪爲時而輩
出乃武乃文君子得朋而彙征同心同德文章濟
以經術贊黼黻笙鏞之治忠愛根乎秉彝任股肱
心膂之托御衾覆臥別是醉學士之恩榮優服從
班偏被行秘書之顧問逮事　英陵盛際若元凱

之佐堯迨承　文考末音並謳歌而之啓廸　先
王不世之遇誓將感激圖酬值　國家有事之時
相與終始抗節詩以見志薄夷齊之在山義不苟
容疑湯武之非聖辨一死於忠憤眼無鈇鉞雷霆
樹萬古之倫常光爭日月星斗以忠獲禍可與方
正學而同歸取義舍生質諸孟夫子而無愧　列
朝之褒贈備至于　聖祖而有光百世之公議大
明庶英靈之無憾凡厥輿臺之賤皆知六先生之
爲忠臣至今國人之憐已過三百載而如一日肆
惟　朝家崇報之擧允愜士林尊慕之心起院宇

於越中神理依近於　喬寢廟祠屋於江上地勢密邇於佳城魂兮歸來享一體之祭祀過者必式聳八方之觀瞻不惟捐身報國之功可秩祀典抑亦表忠奬節之政有裨世敎眷茲河氏村之有祠實是嶺人士之所建一善之家鄉則邇如復見於典刑五賢之聲氣相求知不遠於惠好予以一堂六位之並列曷不煒煌是惟忠魂義靈之所憑望之肅凜制作異於寢廟內有堂而外有廊規模依於學宮月再參而歲再享以先生卓節之蹟何所事乎此哉在後人愛慕之誠有不能以已者巍乎乎

生大節之實國史自有可徵藹然遺風餘韻之息
斯院不爲無助第營建既多年所嗟廟貌漸不如
初屋宇有巖墻之形是豈神道之所安風水失襟
帶之勢非復地理之允臧相其事空詎緩又改爲
於迨此覘彼形便實難仍舊貫而在兹成虧占吾
黨之盛衰廢興關一鄉之隆替乃者經始之功將
擧幸得移建之謀僉同鬼秘神慳胥一區於天燈
山麓工良材贍掌其事者忠烈雲孫苟美苟完結
搆視今而猶昔以虔以妥體貌既皷而復圓嗟洋
洋如水之靈固知無往而不在惟堂堂建天之烈

敢曰因此而益彰峯巒屹立而前朝宛自家千仞
氣像澗水百折而東注況伊人一段精神千載如
生可占鄙夫之拜泚顙九原難作長使志士之淚
滿襟大可見曠感之同情孰敢不樂趨於斯役是
庸替呼耶之助力竊附善頌禱之陳詞枇梁東晴
峯六六曉暾紅天邊遠峀皆相似何處靑山是越
中枇梁西大嶺横天鳥道迷不有我公高節義更
無能與此山齊枇梁南洛水春波萬頃藍若待斯
人名斷絶此江應變海桑三枇梁北百靈呵護氣
森肅世間但使彝倫在此屋應爲人愛惜枇梁上

風馬雲車來歸髣髴怳憶集賢殿昔日中堂抱笏森
相向桅梁下濟濟儒冠共掃灑自古兹鄉鄒魯風
孰非慕義尊賢者伏願上梁之後山川效靈神人
齊願君焄蒿悽愴之氣俾長留於此間芬苾祼薦之
儀詔勿替於來許棟宇悠久而無恙升堂而聞絃
誦之聲人材觀感而蔚興比屋多忠義之士

遺墟碑閣上梁文　沈元之

自南自西無不思三尺之遺碑載屹肯搆肯堂其
有後一間之古制重新仍舊如何於今有待伏惟
先生鄒鄉大老　魯陵舊臣壯元坊嘉名一代之

聲譽可想集賢殿華選千載之際遇斯隆晏元獻
之杜門讀書無愧乎是兄是弟蘧伯玉之過闕下
馬所貴者克敬克誠法醞推心殷勤護護鶴邸之
聖教天香遍體感淚覆龍袍之殊　恩時則諸
賢彙征遂與一心圖報伯夷有恥食之義扶萬古
之綱常孝孺處不幸之時立千仞之氣像　兩朝
白髮昭日月而剸風霜五臣丹衷薄湯武而非堯
舜慷慨平生之志亦有辭於天下國家從容就死
之言不流涕非忠臣義士非不知天命人心之有
屬槩可見民彝物則之所關昭昭烈日之衷悉暴

光廟丙子堂堂伸雪之典迺在　肅考戊寅肆於丹水鄉庄厥有遺墟碑閣荒村古木想像累百世風聲石面蒼苔依舊十二字雲篆偃仰之舊蹟斯在尚餘一方之溪山係晢之宿計塵邉何處五湖之煙雨江祠瞻俎豆之禮縱寓景仰之誠古坊近衣冠之塋最貴棲息之地第緣歲月之寖遠遂致棟宇之傾頹近水虛簷那免陰雨之滲漏依山小壁屢經烈風之飄搖枌鄉之古老興嗟孰無愛護之願花府之遺昆繼緒政須修葺之人今先生十二世孫錫中綽乎有故家餘模慨然以先事爲

任念鳳里絃誦之俗曷勝愴感之懷瞻龜頭剝落
之儀克軫庇護之道俗尚節義數百役夫之自來
地近松楸一二梁木之幸致允矣以時則可居然
不日而成簷楹之舊制寔遵高不及而廣不及杖
屨之遺躅追想生於斯而長於斯千里嶠南之人
孰不聳聽一片城西之地自此生顏惟此風節之
不泯實賴雲仍之有托明牕淨几宛墳典之沈潛
修竹寒松想英靈於彷彿夜夜空山之片月如見
拜杜鵑之忠年年斷麓之殘春尚憶哀王孫之淚
嗚呼愈久愈遠英名與彼岳而齊高苟美苟完華

構暨片石而不朽玆將短引助擧修梁抛梁東扶
桑朝日照心紅凄凉乙丙年間事激起千秋志士
衷抛梁西鳳凰山下有丹溪丹溪自是先生號今
日遺墟舊日栖抛梁南烏岑元氣滴晴嵐詩禮古
家忠烈字遺風餘韻至今談抛梁北一片雲根舊
篆刻將使名區神鬼慳頹垣破礎起新閣抛梁上
炳朗孫忠百世仰半夜英靈何處歸錦城寒月海
天曠抛梁下靈颯往往長虹化森嚴氣節留餘芬
千古悲歌慕義者伏願上梁之後一邱遺居百靈
共護聳南鄉之瞻仰奚但寓慕之志寀勸秉左海

之倫常庶幾忠義之士輩出

丹溪先生實紀卷之三

丹溪先生實紀卷之四

別錄

請　魯陵復位六臣復爵䟽畧

金誠一

恭惟　世祖以神武撥亂之資當　魯山幼冲之日禪受揖遜之美雖堯舜授受之舉亦無愧矣天位旣定而　魯山猶享　上王之號　兩宫之間時誣不阻不幸其時臣子不體　聖祖之心又昧權時之義雖有搆亂之跡豈　冲人所預聞哉迫於　宗社之計又爲臣僚之請竟不保天年又不

得返葬百餘年來爲江上未歸之魂在國家親親
之義寧不盡然傷心乎嗚呼帝王之道有常有變
常者天下之大經也變者天下之大權也微大權
則一時之民命不立微大經則萬世之大義不明
二者不可廢一 聖祖行一時之大權而 殿下
擧萬世之大義則 聖祖之心卽 殿下之心廢
之者旣非其私復之者焉有其嫌若然則恩義並
行經權不悖聖人所作爲莫非天理之公人心之
正也況 魯山之於 世祖猶 厚陵之於 太
宗太宗値其常故 厚陵之祀尚延于今 世祖

値其變故　魯山之位自絕于天豈徒　魯山之
不幸抑亦　聖祖之不幸今若推　聖祖所不幸
之心追復　魯山之位得班　厚陵之祀則　祖
宗所値雖有常變之異而其所以處之者頼　殿
下之孝而終歸于一也臣聞　魯山孤墳尚在寧
越之地而樵采無禁香火不到荒凉一抔之土頹
廢萬山之中居人指點行路隕淚恐結窮泉終莫
之伸此天心未豫之大而一國臣民之所共寃痛
也伏願　殿下體當時不得已之權審今日不容
已之義參正典禮之常聿擧追復之儀則親親之

仁感徹幽明萬世之大義可得以立矣人倫由是而益正 宗祧以之而益厚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未必不基於此擧也伏願 殿下垂察焉

魯山之位旣復則六臣之爵亦可復也爲六臣者不體 聖祖之心敢有逆亂之謀罪則有之然桀犬吠堯非堯是吠吠非其主也尚何深罪之有故刱業垂統之君當革命之際莫不嚴不忠之誅重死節之賞如漢高之戮丁公宋祖之奬韓通其爲天下後世慮不亦遠乎至如 皇明永樂之初方孝孺練子寧黃子澄齊泰之輩皆逆命於 太宗而

伏節於 建文者也然而 仁宗卽位之初首稱
其忠悉原其子孫 孝宗弘治之中給事中吳世
忠又請推恩典奬忠義章疏一出天下聳之嗚呼
君父之讎天下之所共懟人人之所必誅而獨於
數子之死 仁宗以子而爾其忠世忠以臣而慕
其義雷雨瀼汗於 初服封章抗烈於後世者豈不
以君臣大義乃天之經地之義不容一日泯滅者
乎嗚呼漢宋 皇明之舉猶爲異世而遠臣請以
本朝之事明之麗運將窮天命人心已歸于
眞主而鄭文忠夢周獨心于王氏凡所以猜防忌

害靡所不至若使其謀得遂將置 祖宗於何地
是乃 國家之讎宜無寬赦之路而其死也 太
祖猶爲之痛惜 太宗大王卽行褒崇之典 成
宗大王又擧從祀之禮錄用子孫極其隆奬畧無
嫌介於懷使三綱五常之道日月乎東方棟樑乎
宇宙忠魂義魄生氣九泉高風峻節焜耀百代視
漢宋諸君之爲又出於尋常萬萬也其於六臣之
死亦憫其忠其支黨之竄謫者悉令原之當是時
去 聖祖勘亂之日不遠逆臣之黨似不當輕釋
先王之事亦不宜輕改而 成廟行之不疑其

宏謀遠慮豈常人之所能測哉臣竊聞之耆舊其時經幄之臣有以彼之忠臣我之逆臣稱六臣者成廟以爲名言自是之後人始稱六臣之忠而不知忌諱處士南孝溫遂作其傳以著之見其傳者讀未終篇莫不揮淚忠君愛國之念自發於秉彝之天終有所不能已者是傳之有關於人紀大矣嗚呼一傳之作似不足爲輕重而尚能使人感動興起如此則況秉轉移之機司教化之原者苟能明所尚以風勵天下則其觀瞻感化之妙又何如也 太宗成宗旣能行之於夢周而又能寬之

於六臣　列聖之於爲國可謂知所先務矣第其六臣之名尚編罪籍而未見昭雪六臣之爵尚鐫王府而不爲追復豈非　國家之一欠典乎噫忠於所事志願已畢褒崇昭雪之典何有於六臣哉朕爲　國家長遠之慮者斷不可徇一時之俗見廢萬世之大義也伏願　殿下考歷代奬節之典法　祖宗已行之䂓特下復爵之　命以示崇奬之意子孫之見遺者亦宜錄用籍財之未給者悉追還之則君臣大義大明於天地之間自今以後東方億萬年伏節死義之士秋毫皆　殿下之所

奬育也伏惟 殿下垂察焉嗚呼今玆數事乃當今之所諱而臣子之所難言也雖然事有公天下之大義則爲人君者不能使臣下之不言爲人臣者亦不得不言於君也 魯山之位在當時之大權則當廢在萬世之大義則當復六臣之爵論逆命之罪則當削原死節之心則當奬以當時之大權爲可諱則非知湯武之心以逆命之罪爲可誅則非知夷齊之節臣之所言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非有國之得私也 殿下何憚而莫之爲乎

請表祠墓疏畧　　趙　絅

惟我　國家於忠臣烈士襃美旌異之典靡所不擧前朝死節之臣鄭夢周加以美謚斯豈非天地無私之量不以本　朝異代異視哉獨臣耿耿於愚衷者朴彭年成三問李塏河緯地柳誠源兪應孚六臣等雖不識天命所歸而死於所事之大節彰彰明矣旌閭之典尚未及焉豈其未遑歟昔我
宣祖大王下　教錄用六臣之後廣蕩之典與
皇明神宗皇帝恤錄方孝孺等苗裔同一揆也只恨當時廷臣不以祠墓表忠推廣　聖意而行

之也若於此時渙發 德音如表商容閭之爲則
奚止慰泉壤之朽骨其實導揚 先王之餘教而
將以愧天下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豈不盛哉

復爵議啓

李玄逸

臣竊惟 世祖大王迫於天命人心爲此不得已之擧而彼六臣者乃一心所事抗節致忠至死不變其心則伯夷非武王之心也其事則與周之韓通明之景清麗之鄭夢周同一規模也傳曰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之夫以伯夷之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孔子猶以諫伐餓死爲求仁而得仁何嘗以

稱述伯夷之故爲有所嫌礙於武王哉韓通效死於後周而宋太祖追贈優厚景清鄭夢周盡節於所事而 大明之宣宗 本朝之太宗或命復官或加褒贈皆所以崇奬節義爲後世人臣忠義之勸今我 聖上欲爲褒贈六臣則 宣宗皇帝復景清官 太宗大王褒贈鄭夢周之義也豈不爲曠世之盛擧乎況我 世祖大王以六臣爲後世忠臣之 敎實與宋太祖優厚韓通之意同而且示微意於後世子孫今玆之擧實繼志述事之大者又豈有一毫嫌礙於其間哉夫王者公天下爲

是六臣事設或有所嫌礙猶不可以廢天下公議
況以伯夷武王事及 宣皇 太宗待景清鄭夢
周之義觀之則亦何敢嫌礙而擬之以諱親諱國
之義乎今若有所避就而必欲爲之隱諱焉則竊
恐其或反有累於 光廟應天順人之舉而非所
以闡揚 先朝寬弘博大之度也世降俗末倫紀
敗壞將不得知忠孝節義之爲何物今 聖上之
爲此舉實出於濬識遠覽非常情凡慮之所及臣
愚以爲斷自 宸衷早 賜施行其於扶樹風聲
造成治化之道不爲小補謹昧死仰達

備忘記

夫國家之所先務者固莫大乎崇奬節義人臣之所最難者亦莫至乎仗節殉義此古昔帝王之所以重節義士而輒加褒銘者也念彼六臣豈不知天命人心不可逆而乃心所事死而無悔是誠人所難而忠節凜凜於數百年之下可與 皇明方孝孺景清輩同日語矣矧適有事 先陵輦過墓傍於予心尤有所感者噫爲親者諱詎昧斯義而第予之所欲褒者不惟秪爲其節義當世亂臣後世忠臣之教 聖意有在今日此舉實所以紹 世祖

之遺意光 世祖之盛德也寧有未安事乎成三
問等六臣其令該曹特爲復官致祭以樹百代之
風聲

配食壇議啓 蔡濟恭

聖心興感六臣忠節牽聯及於伊時立殣諸臣
特 命設壇於 陵所紅箭門外 賜以寒食一
祭以其禮則雖曰一時義起以其事則可樹百世
風聲垂之簡策永有辭矣奚但臣心之欽頌贊歎
而止哉

批答

昔我 聖祖之敎以六臣祠仍置本 陵門內惟
玆議擧配食之典竊自附於仰述之一端云

六臣疑塚碑

世宗名臣有朴彭年河緯地成三問兪應孚李
塏柳誠源號爲六臣事在六臣本傳所謂六臣塚
者在西湖露梁下江岸上世傳古時戮人於此云
皆刻石曰朴氏兪氏李氏成氏之墓蓋朴氏之墓
最在南次北曰兪氏之墓又次北曰李氏之墓又
次北曰成氏之墓而又有成氏之墓在其後十許
步間自古以爲成氏父子之葬而其後者爲成勝

墓云嗟乎六臣之死不知其收葬者爲誰刻石表其葬者又爲誰蓋皆没其跡後世莫知也六臣者親戚皆死噍類不遺必有賓客慕義不以禍故相負竊各識其屍列葬之如此因刻石表其處而故匿其名爲某氏某氏如婦人之表耶其心良苦有秋江處士作六臣列傳又著書時之賢人節士之行頗記之詳矣然而不言六臣之葬何也此皆當時事不可知者也嶺南一善府有河氏之墓舊本作一善志云邑居西七里社方有河緯地墓至今其人指而憐之獨柳氏無葬處其傳曰聞謀泄知事不濟自刭死之吏追取屍磔之

云然則施刑先後不同磔死人其地又不同其收葬處異耶或不幸而終無葬處耶嗟乎皆不可知也湖西洪州有成氏之葬忠州德面里有朴氏之葬成氏有外子孫相傳所謂成氏之墓藏其一體云朴氏之墓亦如此未可知也或曰蹤跡已泯氓俗相傳不可盡信其言固然此不過江上父老相傳至今不知其初孰見而孰識之也於今他無古事可徵不可執以爲必信又不可拒以爲必不信但恐自此千百年後世益遠氓俗益不傳墟墓久變並其疑信而泯沒則志士之追恨無窮況仁人

孝子之心乎朴氏有六世孫今東宮左翊贊崇古封其墓表其處屬余俱記其疑信欲不沒於後世嗟乎亦仁也因銘曰

忠臣之埋志士之悲氓俗之傳百代之疑西之人溪目而髴得其實者伊誰

上之三年辛卯仲夏日長至後學陽川許穆著

六臣墓碑銘 並序

惟昔 端宗大王之遜國也忠臣烈士爲之效死於前後者多而南秋江孝温作丙子六臣傳行世故有言及遜國時事人必以六臣稱焉自京城迤

南十里越露梁津岸上有五墓各有短碣刻表曰朴氏之墓俞氏之墓李氏之墓成氏之墓成氏之墓而不書其名此於六氏有其四而無其二然其居近民人相傳爲六臣墓者其來已遠云成墓之有二者以揔管承旨父子倂命河墓則在嶺南善山柳墓則獨不聞所在意者六臣之死也其族夷矣義故收而瘞之冒禁周旋勢不無難易之或異是以或能歸骸於故鄉亦或終不得掩土耶且聞成墓又在洪州或者曰刑禍之後各藏其一體於諸處其然其否今不可詳而有足令人釀淚於千

秋矣且此地成墓之有二近故者舊耳目相接傳說可据而不知何年權貴人有築庄江上其近地丘墓之有碑碣者悉去之權貴人敗後有人收拾舊碣於踣碎之餘復竪之然其未及竪也多有追瘞之塚間於其間成氏一墓混不可辨且失其一碣故今之可認爲成墓者只存其一以此推之當初四氏之葬也河柳之墓安知不在此中而歲遠失處亦或如成氏之一墓耶嗚呼悲哉六臣死時子姓無遺類惟朴氏有遺腹孫逃命得生數世之後 朝廷愍其忠錄用至七世孫翊贊崇古以爲

露梁之墓雖以其無籍可攷爲疑然而五碣四氏此足爲徵又豈可以沒名不信而不省也遂增其舊封易以新碣且乞文於許相公穆名之曰六臣疑塚碑文而未及鑱石今　上之五年己未　上閱武露梁因諸公卿之陳白隔江　望墓喟然有感　命封植其塋域中外多士作興於斯就其墓傍刱建祠宇並享六臣十七年辛未　上展謁章陵輦過墓前又　命復官致祭仍賜祠額曰愍節嗚呼前乎此則所謂六臣墓者只是陂陁之抔土剝蝕之片石江翁津吏往來指點相傳之私說

至于今則事聞於公卿之敷奏禮加於 天曯之再及旣有封植之 恩命矣旣有祠宇之腏食矣又旣有爵秩之復復矣禋祀之特降矣華扁之昭揭矣 朝家所以表章者光顯如此而乃於其遺墟猶且置之疑信之間使忠魂毅魄長受其黯闇於荒草寒煙羣燐衆啾之中則不幾孤當時義士封土樹碣之苦心又不幾虛今日 聖朝表忠伸鬱之曠典耶朴公之靈亦豈肯曰余幸而有遺紹之血屬耶崇古之孫淸安縣監慶餘湲以此爲憂謀于諸長者欲備記玆事之始末建碑于神道來請銘

于余余以耄昏辭不獲乃曰然露梁墓之爲六臣藏可信而不可疑誠如而祖之遺意而其在莊陵位號之未復也猶不能無忌諱不敢索言今則不但 朝家於六臣悽賜奬勸求樹風聲 莊陵之復亦既有年今於露梁墓獨不可以疑爲信載之貞石祛舊晦而成新顯晰當今而昭久遠乎於是乎遂序其事而系之銘曰

西湖南岸有墓纍纍各有其表五碣四氏傳道自古六臣所闕其氏有六此具其四禍發之際事出慕義不書其名知有所以云何後人有疑于是雖

緣無籍實慮有忌幸會　聖朝有感　天意褒忠
奬節靡有不至白日之光洞徹九地　曠度大德
不可擬議昔者所諱今悉無避言念列表不泐如
彼又加封植其盛若此人之然疑汔可已已醉琴
有後並主六祀傳至七世曾修墓圯且述碑文猶
靳直致爰及頃年　莊陵復位崇岡若新象設咸
備一體君臣事豈有異奉玆降魄尤宜無貳明言
顯刻用眎千禩庶幾英靈終焉此華來者有觀亦
將興起　領中樞府事南九萬撰

六臣墓碑銘　並序

維漢師迤南越露梁津向午之岸有五塚同域各樹片石只書姓氏如婦人之表而過者皆下馬指點咨嗟曰萬古忠臣之葬卽所謂六臣墓也六臣者參判朴公諱彭年承旨成公諱三問校理李公諱塏司藝柳公諱誠源參判河公諱緯地都揔管俞公諱應孚是已事 世宗文宗被 恩遇及 端宗遜國諸公抗義以殉事在南秋江孝溫丙子六臣列傳而朴公臨池之矢成公抱寶之哭李公之感 顯陵松栢柳公之痛集賢絲綸河公儲祿而置室俞公取鐵而投地此可以槩其實蹟矣

光廟後世忠臣之褒有足以揭日星而垂宇宙
宣孝兩朝亦有愍忠錄後之典而惟我 肅宗大
王尤致意於曠感崇報之義己未閱武露梁隔江
望墓 命修其隧道因多士疏請傍其墓立祠並
享辛未 幸章陵輦過又 命復官致祭 賜祠
額曰愍節戊寅修闕章祔 端宗于 太廟又遣
官祭六臣祠於是乎 端廟至德永配 列祖而
諸公之危忠大節與有光而遂無憾矣噫惟茲五
墓既表以朴俞李成姓氏則其爲六臣中四公無
疑又有一成氏此則成公之父勝同時被禍葬此

云而河公墓在嶺南善山只藏一體柳公墓則獨
不聞所在蓋當日禍作家族盡夷無人收骸有僧
負其屍瘞之或云梅月堂金公時習而維時猝急
事多未遑堂斧相錯黕黕難卞則河柳之葬亦安
知不混於此中耶嗚呼臣爲君死大義也然其於
國命無革天運有歸則爲齊桓之管仲唐宗之魏
徵者從古幾人而諸公則當其時也不忍負 先
王托幼之意能辦一死如 皇明方孝孺諸人其
所樹立可謂卓絶及有戊寅 邦禮益可見諸公
之死終爲感發天意之一大助矣碧血之葬荒圯

幾年而隨時隱顯並與國是而定豈不悲且奇哉六臣之後維朴公遺腹孫幸而得免過數世始被錄用七世孫翊贊崇古增築是墓辨其疑信今上丁卯因筵臣陳白 命京畿觀察使治碑立墓道愍節祠有司章甫閔百與沈鎬等託余以記載之文如諸先生義烈永有辭於天下後世碑有無何足輕重而 聖主表忠多士勤請累辭而不能得則遂以托名碑末爲榮謹序其事而係之銘銘曰

人紀有五臣節無二 聖朝培植以遺後嗣有若

六臣爲　端宗死何用諱例直筆在史露湖之岸
累累其瘞碑不書名傳疑幾世故老曰信此足可
攷塋域久秘衣履終保河則別阡柳無抔土事在
倉卒莫詳厥故無亦二公混闕此隧四時無薦義
士抆淚惟我　肅考忠節是奬瞻墓而感建祠以
享皎日洞照衰草始燁追崇　魯陵神人允恊於
王之德遐不廟配君臣一體忠哉公輩昔者忌
諱今則顯誦前所荒廢後乃虔奉並薦芬苾醉琴
之裔　王命穹碑舊典是繼道臣治石士林董役
秋傳尤記正論不易大書貞珉臨江屹立江水滔

滔遠通越峽

碑陰識　大宗伯趙觀彬撰

嗚呼六臣墓碑撰成在於　英考丁卯而越十有一年戊寅卽　莊陵復位之周甲也　上命贈朴公成公李公柳公河公職吏曹判書兪公職兵曹判書謚朴公曰忠正成公曰忠文李公曰忠簡柳公曰忠景河公曰忠烈兪公曰忠穆乙未　上聞朴公後裔來居京師　命旌其閭當宁丁酉　命嶺南道臣旌表河公閭蓋肅廟朝以公從子追定其嗣家在安東至是有

是 命戊戌遣禮官致祭于愍節祠 列聖朝
表忠奬義于斯至矣諸公之大名高節昭揭萬
世顧何待乎螭頭龜趺之有無耶然惟我 聖
考特命顯刻之盛意迄未奉揚爲士林恨愍節
有司李東直與其僚任經紀鑱石朴公嗣孫前
縣監基正勤誠相之工乃告訖呼亦可貴也余
嘗過露梁墓木菀然非復前日之荒壠今豐碑
且屹人孰不知爲忠臣之葬而益加欽歎者誠
由 三朝崇報之 聖德而然且宜有太史氏
之大書也今因章甫之托略叙丁卯後 恩典

豎立碑頭末如右 云爾右議政李徽之謹識

爾廟御製詩 三首

望六臣廟有感

嗟哉凜凜六臣忠可比 皇明遜志公起敬千秋
遐想切空瞻遺廟恨無窮

莊陵內有六臣祠宇特命仍存感懷吟成

忠魂陪衛 寢園裏罔間幽明二百禩事符前代
永安宮一體 君臣同祭祀

讀六臣集志感

我本愛而敬 皇朝自有方精忠貫日月義烈凜

氷霜五稿應多失三編幸獨藏矧俞熊虎士氣槩想詩章

彰節祠寧越賜祭文肅廟辛亥賜額時

予惟義烈貴加褒旌不有扶植曷樹風聲嗟爾六臣生並一世翊輔端廟共貞是誓迨天眷德不變初志視死如歸盡忠所事魯湖雲水往事慘傷凜乎其節可扶頹綱士林興感慕義無窮立廟揭虔越山之中靈魄有依密邇崇岡想秉雲氣列侍在傍往在戊寅曠禮追修象設載新有儼珠丘遺祠在近恐欠肅敬有司之臣移建是請予故

不聽古亦有是蜀漢君臣一體祭祀宗祐長隣際會如舊庶伸湮鬱永享觴豆數字華額尚稽恩頒邦典有歙章甫增歎今因叫閽乃命揭扁遠近聞風必多激勸玆遣禮官奠以菲薄精爽不昧庶歆斯酌

又 英廟戊寅宣諭時

王者御世褒忠奬節盡心所事丹忠炳烈昔年追思官名先復瞻彼越中院宇斯屹不昧者心皎若此日忠魂義魄左右松栢豈意戊寅又逢是月予心感愴追慕罙切繼述 先志重修丁閣因以興

懷惟卿忠赤爰命賜諡仍爲贈職光耀一世名傳
史冊敎于銓曹尋後甄錄特製其文禮官斟酌嗚
呼此舉由予心曲靈若有知庶幾來格

又 正廟戊申

端廟有臣曰惟六忠生旣竭力死又樹風焄蒿悽
愴左右陟降錦湖雲水往事傷心明月孤樓杜宇
千林瞻言祠屋密邇喬寢行路咨嗟指彼綱常不
昧英靈長近耿光景練危節千古同芳 列祖相
承旋褒優恤名留竹簡享遍芬苾矧玆越廟豈任
頹鈒爰賚爰飭以葺以繕衆桷重新籩豆有踐伻

致洞酌文則親撰

莊陵從祀壇常祝文 正廟辛亥

禮績與享義取配庭餘三十人炳烺日星嫌遠葛祠就近茅屋相將顧歆每年寒食一體君臣上閣下壇萬世千秋長護玉欄

愍節祠 果川 賜祭文 肅廟辛未賜額時

天地之氣至大至剛昭爲日星凜爲雪霜降而賦人爲忠爲貞生也有爲死也有榮弗爲感慯不爲利回靡之不去招之不來前有刀鉅後有鑊阱匹夫之志抗於萬古栗烈烈 皇朝孝孺一人建我

英廟乃有六臣山嶽其心鐵石其腸舍命殉主手植綱常孔曰得仁孟曰取義熊魚之辨揭示千禩粟木之墟漢水之湄有塜纍纍其信其疑代夐人邈士論愈激爰立祠宇以尸以祝懦夫攸立志士攸奮一時之屈萬世之伸褒忠奬節邦之懿典隱卒崇終王政攸闡肇錫嘉號庸賁華額不昧者存歆此洞酌 知製教權重經

又 正廟辛亥

嗟嗟六臣言不忍詳身化碧瘞氣干赤陽翼其我端廟左右雲鄉綦綦百粤清泠之傷東風蜀魄夜

月蒼茫古誰與儔噫齊蒼黃謠符玄鳥心似頳魴
如斗沸血撑腔拄腸百死不辭只知倫綱命固有
歸謀豈不臧猗直學士若薇垣郎暨節制使請獻
先王先王曰咨胥克以匡輔予冲人若虞若唐
或袽于船或絲于裳金鑾豹直玉漏未央厭厭夜
飲有衮有觴僉拜曰都指天蒼蒼惟臣等在敢不
式穀死而繼之臣有寸鉛元年癸酉並武翱翔冠
冕劍佩鳳池虎廂大厥聲施雲風合章變出一瞬
萬事蒼皇北辰移躔南巡遜荒嗚呼曷歸世界滄
桑誰畫麒麟拼此彝常有浪滔滔我手之防有僴

戎戎我目之張烈火燎原肚鐵彌剛志凌取熊義
甘蹈湯鑊視隊行駭鹿勵勳爾衣之錦爾食之粱
先王玉音寧爾乃忌矯首望美疊嶂層岡六人
含笑七尺捐長　聖祖尚之華褒煒煌緊亦無忝
遂取其芳攜手駢命白日無光飛隼擊殼熇炎墜
霜逃周二子殉秦三良歷千百載風烈愈彰睠彼
江干載屹斧堂森森老栢閱刼猶強曰故忠臣於
是乎藏樵牧躑躅行路徊徨　列祖封植勿夷勿
傷逮于　肅祖大節其揚死而不死毅魄倘徉倘
徉何之有　陵曰莊恨結蒼梧淚灑翠篁風馬雲

旂蜿蜿颺颺敷袵以嗽于帝之閽壽我福我佑我
東方 蹕路夙戒于鷺之梁有儼其祠萬代瞻昂
我肴既潔我酒斯香嗟嗟六臣其來一嘗

洛濱書院大丘 賜祭文賜額時 肅廟甲戌

穆穆 世宗遐不作人羣賢應期蔚爲名臣惟朴
與河位列亞卿侍讀有李承宣有成柳爲師儒兪
作干城一時挺生瑞世豪英或以文儒朝夕啓沃
四簋之食六尺之托或以虎臣忠孝天植英風凜
烈操履氷玉同升于公乃心 王室 聖祖龍飛
冲辟讓德天命人心孰不附翼嗟嗟六臣爾志

堪悲特立不顧視死如歸熊魚既分鼎鑊如飴身
爲醬粉盡忠所事武王應天夷齊餓死　文皇受
命方練沈族殺身成仁今古一轍天睠有德爾豈
不識惟知義重是以生輕精忠大節萬古崢嶸扶
綱植常人紀以明　光廟許忠以曉來世　累朝
懋節亦鋒後裔子惟繼志崇奬備至昔過露梁顧
眄興喟復秩祭墓以慰冥漠凡厥立祠咸揭華額
惟朴有孫流落嶺表招爾斷魂並祭一廟始也私
享終焉籩豆有翼其宮于洛之滸生既同志沒又
合堂英魂毅魄此焉相將民彝同好多士齊聲請

錫嘉名以侈殊榮爰命有司特循輿情褒忠勸義
永樹風烈且遣禮官式陳泂酌靈其不昧庶幾歆
格 知製教金聲久

彰節祠奉安文 柳世鳴

孔爾成仁孟曰取義惟仁與義寔曰秉彝有克蹈
玆人紀以立粤在 英廟宏材蔚興集成儒林朴
公稱首鴻猷啓沃式推成公韓山有孫克紹家學
文城卓識見重儕流炳幾矢謨晉陽忠懇清操至
行杞溪模楷懿玆六賢或文或武齊芳並美 兩
朝恩光國命戛新同赴鼎鑊惟天所眷夫豈不知

各盡乃忠之死益烈寔蹈聖訓無負主恩義士非周周德靡損正學殉節 皇明式褒偉我 聖朝明示臣則式至 當宁肅廟肇許建祠睠玆錦城魯陵斯在杜宇夜月遺廟空山一體君臣理宜同祀事久莫擧恨結神人載卜載寧寢宇新剏選玆吉日合食同堂密邇 故君宛若周衛焄蒿悽愴歆嗅相求毅魄忠魂其永有托瞻聆齊聳節義彌章庶我格思右我蕉黃扶我世敎惠我光明

愍節祠奉安文　南九萬

瞻彼江墳封土有四列樹片石題其姓氏其姓伊

何成朴俞李孰將忠魂瘞之于此不名不爵知有
所以始疑或非終信果是然胡厥數在六除二豈
本異處將後遷徙抑獨崩夷不辨其址世之相後
後二百祼彝常在人終古莫墜凡過此者孰不隕
涙風聲所及起我多士建祠妥靈其何可已謂後
忠臣厥有 遺旨許以欽崇又自今始玆當秋季
寢宇訖事卜辰之良肇修禋祀籩豆孔嘉牲醴咸
備奉此一瓣獻于六位夷齊叩馬廟貌尚爾正學
殺身亦享故里事關世教前後一致寓慕丘壟依
歸有地焄蒿悽愴不遠伊邇庶幾格思無我違止

緋雲書院 洪州奉安文

洪惟本朝粤有六臣文武或異志操則均誓心共貞精貫白日 天命有歸臣節難奪泰山義重鴻毛命輕有刎于祠有鞫于廷刀鉅鼎鑊神色不變熊掌與魚取舍自辨後代之忠 上教亦奬 列聖承德漸加褒尚顧我魯曾恩成公舊村别營祠院恪修奠薦載惟五公協心殉節亦有徵驗魂氣相逐事既同傳享豈異祠並奉六位於禮則宜爰擇吉辰揭虔妥靈衿佩霧集將事孔明其始自今俎豆千載綱常有賴棟梁不墜保佑邦家陰隲士林肇

祀申告庶幾降歆

愍節祠復官告由文

權愈

人於天地有莫逃義盡斯道也良亦不易生三事一致身不貳忠以全節烈以殉志溯回往古屈不多指鼎遷于雒山有餓士龍飛革除族沈方氏武不加刃文猶畫意紹爛日星綱紀萬禩誰其嗣之維六君子 英廟彀英公輩肩比貯之金閨鸞祥鳳瑞高文如馬經術如贄忠讜如汲辨論如誼啓沃文陛從遊講肆絕世殊滏同時婉美節度雄爽亦蒙器使威重韜斡名高士類所貴道同寧論趨

異砥礪臣節不詘祥利性命亦大褰裳蹈水魂朝
王京骨襯螻蟻豈不畏天各爲職耳微此一死世
道或墜所以　皇祖鈇衮並示二百年間屢發廷
議錫胤未遍旌祠不備肆我　聖上誕降褒賜曠
世之感愍其不二有臣若玆曷不顯遂匪獨爾嘉
納民於軌既復原官加惠秩祀　恩究枯壤榮感
遠邇猗歟風聲百代儒起將事有期吉日且至敢
陳蕪辭先告于此

洛濱書院復官祭文　李聃命

天儲正氣人有專精六公同得一世並生死事之

確處變之明精忠烈日節義秋霜丙子幾經遺墟
久荒幸値昌辰 輦過追傷宣號肯堂復牒侑靈
忠徹亘霄曷感 聖情德徽涵海曷闡幽貞 恩
渥不世風聲載揚俎豆有所維洛之陽版題舊衘
廟增新光一堂聯卓萬古三綱淸風如昨士林咸
榮報祀無疆永世作程

彰節祠上梁文　　吳道一

樹百世之倫常可無崇報之擧聳一方之瞻仰盍
有揭虔之儀載拓荒基有儼華構恭惟成先生氷
霜志操鐵石心肝搦管詞垣文章逼大家數撗經

法幄論思有古人風朴先生性質沈凝學識精透
飭躬則繩趨而尺步模範士林摛藻則地負而海
涵本原經術李先生韓山世胄牧老雲孫標格儷
玉之貞姿郎其天賦吐鳳雕龍之妙藝自是家傳
河先生學通典墳行遵禮法撰書辭秩溪惟履霜
之憂登道露章首陳苞桑之戒柳先生雄文冠世
卓識離倫周章近侍之班五色之線幾補慟哭公
退之後一斗之血彌丹俞先生拔妙穿楊行負懷
橘家無甔石之蓄而萱闈足甘毳之奉位躋金貂
之列而蓬牖乏風雨之庇猗玆諸君子之懿烈實

閭累百載而並生當熙洽之際夙荷 兩朝恩光
及革除之時共辨千仞壁立天命人心之有屬豈
不知時識幾民彝物則之所關只欲捨生殉節凜
凜清操昭日月而峩泰山耿耿孤忱薄湯武而非
堯舜同時併命不忘志士之喪元曠代聞風尚堪
忠臣之抆淚卓乎所成就事業槩與方正學而同
符偉哉我國家規模遠邁 文皇帝之古轍方
光廟震疊之日不禁文稿之藏逮 當宁臨御之
辰亦許廟宇之創睠彼錦城僻壤蓋有 魯山古
塋悲纏蜀帝之魂夜夜空山片月恨入王孫之草

年年斷麓殘春今按使洪公屬當使節之巡宣克
軫齋廬之傾圮奏一牘而申請卽蒙　允兪鳩衆
材而董工亟加修葺爰就旁區之奧址並建六臣
之新祠顧一體祭祀之同修定慰九地之精魄而
累歲因循而未擧蓋待今日之經營謀及諸儒老
少齊聲而共集文移列邑遠近承風而競趨食龜
卜而定陰陽咸適其所陳圭臬而示方位各得其
當木石交輸吏勤而工勸斧斤迭作材良而力贍
因地之便宜美矣川抱岳峙之勢不日而輪奐隆
然鳥革翬飛之形內堂外廊之規蓋取義易大壯

松茂竹苞之制允侔周雅斯干想氣節之巍峩半天聳華山之色訴寃恨之壹鬱千古咽錦水之波良辰之禋事昭明宛登降之如在故主之堂封隣近枳焄蒿之來憑式輿情之胥欣衎神理之無憾修梁將擧善頌斯陳兒郎偉抛梁東　魯陵松栢鬱蔥蔥春生古峽花無數杜宇啼痕萬點紅兒郎偉抛梁西削立危厓天畔齊薄暮灘流轉幽咽斷雲殘照亦含悽兒郎偉抛梁南滚滚澄江碧似藍一曲清泠怨夜月有誰聞此不沾衫兒郎偉抛梁北甑鉢層巖萬丈直矗雨泣雲蒸渾似愁百年深慟豈

終極皃郎偉拋梁上白日昭昭天宇曠炳炳丹衷應照臨令人猶覺髮森爽皃郎偉拋梁下晩陰蕭瑟暮原野三杯桂酒酹英靈無限悲懷無處瀉伏願上梁之後山川無恙棟宇長存魂氣永有依歸灌邑之典靡忒人心庶幾奬勸忠義之士蔚興致閭境之咸休俾來許而罔替

愍節祠上梁文

李敏叙

人心難誣見百年公論之已定士類同願擧累世尊祀之未遑非惟表章於忠賢蓋將增美於　聖德若稽　國朝作人之懿最稱　英廟更化之初

巍煥昭回之光下飾羣品醇厖敦厚之氣間出異
材惟時翹館之諸英莫非冀野之上乘爰有五臣
之魁傑實贊一代之隆昌德業任師友之資于以
彌綸乎治體文章鳴國家之盛于以黼黻於王猷
故 聖主相得之歡可謂至矣而諸賢所學之正
何以加焉送往事居世道之變乃極圖國忘死人
臣之義已明竭股肱而效忠貞背息是已追先帝
而報陛下孔明以之乃若嘆喈之同心不間趣舍
之異路厖眉宿衛久抱不二之資猿臂行間早擅
無雙之譽老蛟白額之害去益著豪材良鷹駿馬

之吟成逾見氣槩李多詐之思報大帝檀道濟之先壞長城縱文武之殊倫亦忠義之共奮國事多故非智力之可爲天命有歸痛禍殃之不救聞蜀魄而下淚再拜徒勞抱趙孫而呼天一死反易蓋所欲有甚於生者豈其勢可得而全哉然孔聖之美伯夷微意猶見況文皇之奬孝孺盛烈彌光天心發露於累朝國論主張於今代仰止山斗曠百世而如新瞻彼江濆悲九原之莫作遂謀鳩工而相址俾得揭虔而妥靈多士唱而擧國隨人情知愛好之正遠山朝而溪水謁地理挾爽塏之便近

接龍盤幸神京之密邇旁弔馬鬣想英魂之歸來
奉享無怠於自今輪奐庶成於不日庸陳嘉頌助
舉修梁兒郎偉抛梁東羣山迭勢遠來雄朝看瑞
旭升簷角捧日丹心向此中兒郎偉抛梁西大野
秋光一望齊想像英魂來往處斷煙衰草使人迷
兒郎偉抛梁南山翠微茫遠近含惹恨喚愁饒物
色况聞淸磬落遙菴兒郎偉抛梁北開門夜夜瞻
辰極眼中煙火辨神京佳氣蔥蘢生九陌兒郎偉
抛梁上棟宇翬飛朝日晃風馬雲車何處遊蕉黃
桂酒增遐想兒郎偉抛梁下客至迎門供掃灑升

堂拜廟去仍還奔走四方慕義者伏願上梁之後百靈共扶羣彥咸集薦祼與俯之式罔愆於春秋遊弓玄誦之音不替於朝夕尌風聲而臻美俗庶無負於菁莪景賢範而育英才期共成於圭璧

六臣祠創修記

可以作可以無作者非事之至善者也惟未作也人咸咨嗟太息以爲恨既作也人又忮焉慊焉如癢者之得爬渴者之得飮也然後爲事之至善者也泰輔始十齡卽讀六臣傳得其發忠死義始末當時未甚省事不知胡然而氣塡臆而淚盈眶也

後因考外祖魯西尹府君遺文有過寧越謁 魯
陵詩其卒章云誰辭六臣同一體蓋傷陵下之無
六臣祠也曰嗟予以六臣之死生終始心於 上
王上王野死而螻蟻無薦則其奔走衛從於焄蒿
悽愴之際者非六臣而誰也然而祠屋無隣近之
設祭祀之一體之享世之小義拘節皆有尸祝之
依俎豆之薦而六臣乃作羈鬼餓魂棲遑鬱抑於
錦水之上亦獨何哉則又邑然不寧若病在己天
下之惡一也天下之善亦一也其不忠於彼者亦
吾之所甚惡也其忠於彼者亦吾之所甚善也是

故求殺趙孟者智氏之國士也數窘漢高者項羽之信臣也易其地平其心而觀之寧有彼我逆順之殊哉敢問今時君世主將擇士而臣之乎得如六臣者可乎否乎因有幼主臨朝上下相疑則社稷之衛將於六臣而託之乎否乎至於搢紳之士砥名礪行不忌溝壑以六臣爲矜式者將禁而罪之乎抑勉而進之乎則六臣之忠之節又曷可誣哉然而二百年來朝廷之上諱言六臣心實尊悅而其口喑嗚卒未有謦欬於一黈纊之側得顯奬明勸以恢國家正大之風伸後學依仰之誠而俾

毅魄之未泯者亦庶有捿依之所甚矣世道之隘也今 上躬聖德懋聖學大公至明之道與行於世乃始罪六臣而知六臣謂學士大夫無傷於展其私敬於是露梁之祠先建然寂然數載不聞於寧越也今觀察使洪公春巡屬邑至寧越祇謁魯山君廟撫想往事徘徊感慨因悟曰是烏可無六臣祠哉會 魯山君廟棟宇朽圮不任風雨公亟馳啓請易之又指廟前一區曰是宜建六臣祠又遍告于二十六邑之長曰今將建六臣祠于寧越盍濟其財力是年七月 魯山君廟告完而六

臣之祠亦成爰以九月某甲陞祀六臣首東曰朴公彭年次西成公三問次西李公塏次西河公緯地次西柳公誠源次西俞公應孚其配于南者曰戶長嚴君興道爲其奮義恬禍斂葬 魯山誠節之壯亦六臣之徒也舊廟新祠相爲拱揖陟降相從歆嗅相求荒壠野草之間雖非殿陛位著之舊亦庶幾髣髴乎平日君臣之際矣嗚呼茲土之定有是祠尚矣人之如渴如癢久矣今洪公乃克擧茲闕典允於神理恊於人情使世之義士無復餘憾事之至善者孰過於此抑是祠之宜有而未有

者非不能也乃不敢也自有 德音以來宓若河
決而東注馬馳而脫其羈馽羣趨並騖而就之顧
其間爲觀察使若本郡之守凡幾人拱手睨視莫
之肯舉乃知事之至善者必待人而行非公其誰
能辦此公以書命泰輔曰記實之文惟子之託泰
輔已自齠年蓄此曠世之感又喜魯西府君之志
得行於今日遂不敢固以陋拙辭公名萬鍾字汝
受豐山人以甲子九月按是道泰輔在屬邑不敢
猥以他政贊公知者觀於六臣祠則公之政之大
者斯可以得之矣

上之十一年乙丑伊川縣監潘南朴泰輔謹記

六臣祠宇記

嗚呼　魯山主其墓在寧越郡北五里冬乙旨
中廟丙子　上曰魯山墓祭享儀節禮曹其議定
焉仍遣官致別祭萬曆八年爲　宣祖大王之十
三年也道臣鄭澈馳啓極陳墓道荒廢行路咨嗟
狀　上用大臣朴淳盧守愼等議大加修治而石
儀墓守次第咸備矣自後　列聖致祭頻仍今
上乙丑監司臣洪萬鍾都事臣柳世鳴與郡守臣
趙爾翰議曰　聖上嘗於筵中教曰士子之崇奉

六臣予不禁也大哉　王言今大丘之河濱祠以有平陽子孫也洪州之魯隱祠以有昌寧遺宅也果川之露梁祠以有六氏之疑塚也至於懷德之興龍連山之漢陽皆有遺墟之祠皆不無名義矣然皆不若即茲祠宇之傍揭虔妥靈之尤爲典要也於是詢謀僉同事力咸聚先建正處三間經始於五月訖功於七月將以九月季丁棲神奠幣而以戶長嚴興道腏焉嗚呼盛哉趙倹又定守直二人仍置贍錢田以爲久遠之規又可尙也然如求其摯則廟宇之下作一朶屋以諸臣配侑如麻田

崇義之制則情文甚宜而此則非有 命不敢也
孰能以此請於 朝者也盖當初 世祖大王不
得已用法而深嘉其義旋下 德音曰此忠臣也
今我 殿下聿追祖武又有不禁之教前聖後聖
其揆一也抑賤臣於此竊有所疑焉記昔 皇朝
不廢建文景泰位號雖族誅方于兩臣而宣加褒
典本朝則不然豈從周之義或有古今之異耶我
殿下臨御以來培植節義之意迥出百王既
命立何蕃陳東等祠而今玆之 教又出尋常萬
萬豈亦孔子衰世之意而所感者深者也然不有

湲沒其號而實承　睿旨如洪按使者孰能與於此哉其以嚴戶長腏食尤爲超卓此豈童觀凡識之所可及哉若以梅月堂南秋江腏享於此而又爲一壇於祠傍滚薦權自慎宋石同等略如公州鶴寺之爲則事又完備未知衆議如何耳是役也終始致力者寓公崔遠邑士琴用成嚴麟錫高必成而來請記文者戶長宗人嚴敏道也

崇禎五十八年乙丑仲秋恩津宋時烈謹記

六先生遺稿序

明人叙壬午諸臣錄曰沐浴文武之澤而不可不

謂夷齊義云余於六臣遺稿亦有是感焉當其時
天命有所屬矣人心有所歸矣水動搖者萬物作
矣彼六臣何人哉乃敢抱咫尺之義不入造化爐
鞴之中而身爲齏粉子孫無噍類而莫之顧歟以
今觀之六臣之事雖謂之狂易失性不知生之可
樂死之可惡可也彼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
安利而避危殆況最靈之人其知識幾警惡與夫
蟲魚禽獸等哉況賢者之拔乎其萃者乎　龍飛
九五之主卽吾　舊君之同胞也攀鱗附翼之徒
卽吾同出入起居之友也左右上下何處不容而

曷爲脆麗富貴之場而甘刀鉅鼎鑊如飴哉謂六臣其賢其不賢其惡死其不惡死孟軻氏有言曰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安知六君子者不有所惡有甚於死者哉余讀六君子遺稿而乃知我　先王恢廓大度過於　文皇帝遠甚方正學希古死義於革除之際而　文皇帝不惟族孝孺藏孝孺文集者亦坐死今六臣述作若文若儷若詩律雋永者見收於東文選中无蟣好古儒臣傳寫而寶畜者亦有之　先王之德之盛於斯可見乎陽子遠孫崇古恩乃祖相死之友一

旁求六臣遺筆憊心疲精者十有餘年遂使燋尾復完逸璧磨光可謂誠實之致也今將附諸剞劂氏以壽其傳是奉 先王褒錄之 教而颺之也可書也已著雍閹茂旡斁若日漢陽趙絅敬序

六先生遺稿跋

蓋當我 英廟之世有六臣者云其時人材之盛指不勝屈而獨稱六人爲臣者何耶夫臣而盡臣道然後謂之臣猶古稱大舜爲君哉者是也故曰君君臣臣若棄義偸生苟而有愧於地下者非臣也嗚呼六臣之事所不忍聞亦不敢言至今忠臣

烈士語及于此未有不拊心長歎繼而泣血者也
顧有所畏約於其幸全而僅存者亦未盡採摭表
揚之道寢遠而寢泯尚義者憾焉平陽公有苗裔
曰崇古慨然裒集其先稿之散軼並求五臣之遺
錄通共若干首萃爲一冊（後加裒集釐爲三冊）間以示余而託
弁卷之語嗚呼玆五君子被 英陵眷待之隆久
處金閨其出入論思餘事摛文者必有盈箱篋而
溢簡策今之所存沒沒若此至如俞氏一臠亦足
見其雄豪氣象平生感奮豈無他製而俱爲世所
諱言悲夫悲夫雖然其精忠義烈千古凜凜片言

隻辭猶可與日星爭耀尚奚以爲憾哉嗚呼自古有節義者未必有文章而獨採薇之歌沈湘之辭文信國之文方正學之集及與此編眞可謂儷美而雙全盛矣哉盛矣哉序固非余所可任而竊有附驥之願謹識于後乙酉臘月安東金尚憲跋

六臣傳史斷

孰不爲臣至哉六臣之爲臣孰不有死大哉六臣之有死生而愛君盡爲臣之道死而忠君立爲臣之節忠憤貫乎白日義氣凜乎秋霜百世之爲人臣者知所以一心事君之義千金一毛成仁取義

君子曰殷三東六蹟有異而道同盛矣恭惟 惠
莊大王其在黃閣功比周公旣暨夫晝晨德侔虞舜
巍巍蕩蕩無能名焉六臣不服有何累哉伯夷採
薇於西山周武之德不墜嚴光釣漁於桐江漢帝
之功無損嗚呼使六臣寄丹心於金石保白首於
江湖則 上王之壽可延 光廟之治益隆不幸
中心所激遂蹈焦原哀哉遂作弔辭曰厲風初霽
衆竅爲塞霜雪皦皦松也獨碧有臣之首愛君而
白有頭可截節不可屈他人之粟寧死不食孤竹
淸風柴桑明月土中有鬼寃血一掬

六臣傳序

世傳六臣傳者乃秋江居士南孝温所撰也嘗作六臣傳門人以大禍將迫止之公曰吾豈惜死終沒大賢忠義之名乎遂成野史一篇俾行於世嗚呼六臣事蹟賴夫公而昭炳萬古者夫豈偶然哉然西山大節夷齊一致則似不敢論列高下而列傳之首勘定次第者無乃亦秋江所記耶不知何人示後學也噫世之君子知尊節義者有幾人耶惟退溪晦齋私話錄有曰我東方鄭圃隱以後有節義道學之傳河朴兩先生爲之首云 朴宗佑序

三仁錄序

善山自古多賢士聞人南山祠所祭四先生固尚矣而餘外又有不同於事而同於仁者三人焉曰籠巖金先生澍丹溪河先生緯地耕隱李先生孟專記曰仁之難成久矣夫以有殷天下之大而惟有三仁焉今善山以東偏之一邑而其尊尚稱道而謂之仁者與之齊焉嗚呼何其盛哉或有難之者曰仁道至大聖人未嘗輕以許人今以一節之偏而得其名無乃過歟曰語其全體則誠有未易言者惟其存心處事之際合乎天理之公而無人

欲之私則抑不可不謂之仁也以聖門言之諸子有日月至焉而猶謂仁焉則況如籠巖之棄鄉國與妻子如棄弊屣終於荆楚而莫之悔豈如陳文子之去齊未久而復反焉者比耶其所謂殺身成仁而無求生以害仁者丹溪可謂云爾而托於瘖聾以遂其志亦豈慕被髮佯狂蒙難明夷之義耶斯三人者雖不可以全體論之而其遭變事而不失其正各得乎本心之所安則其所謂合天理而無人欲者殆庶幾焉而亦可謂生同傳死同誌者矣宜乎善山之士一體尊慕號爲三仁摭其事實

編爲一冊將以傳於久遠讀之者有不蹶然而起肅然而敬廉其頑而立其懦者眞所謂無人心者雖夷齊與居亦將如之何哉　崇禎戊申孟夏恩津宋時烈序

一善志後識

一善多偉人碩士其道學行誼名當代而垂後世者累累相望實我東廬陵鄉也若最其節義之著聞者而言如吉注書之不貳於其朝河司諫之盡忠於所事名聲磊落固已振耀宇宙雖婦人孺子無不知當時之有二公而當二公之時有二公之

忠之節者新谷金公耕隱李公與前所稱二忠聯芳而並美爲一世之防立人臣之紀也惜乎其樹立之高必有本於平日素養之偉者而世無如柳儀曹之收拾逸事以明其大節闡其潛光則良璧未剖必有血泣而明之者矣李埈謹端拜識

丹溪先生實紀卷之四終

六先生遺稿三卷已編輯合刊而行于世六稿之成河兩先生稿本又各以一家之書分出而登刻其詩十一文四並公私文字始一卷而今二卷者即河丹溪先生稿也其十五代祀孫大運謀夏付剞劂氏奉稿北來余壺山之僑請一語書其後厚祚何敢焉辭不獲重之而未有所屬筆其從兄大涉再來勖謹按昔之賢達有謂忠賢集者曰國家欲明天理民彝於百世此編當爲指南也無疑愚固知今日 國家之磨世勵俗恒切於扶植名教然去先生世邈矣其天

理民彝之講而明之者其勢不得不與世下而下矣然則此書亦不可以不行於世也先生危忠大烈光明震動如日月在空固無事乎言也第於此竊有所感焉先生道德學問固非末學所敢知然槩論之其所成就縱不能不似節義之偏而實自道學中出來者耳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內之盡彝倫之分外之究致澤之業身徇而任天下之防肇出而爲萬代之式古之所謂學者學求如是而已果未知先生之學於此其或一有所歉焉者否乎或者以爲先生無

未盡至善而或於致澤立言上有未遑歟愚謂不然先生自以集賢宿望謂吾君民皆可以爲堯舜矣顧迺致所在於君樹之紀於民俾天下後世之爲君臣者定是其功業不在禹下其謝朴先生之簑衣詩辭左司諫之疏凜然於嚴霜烈日苟非學之正有素焉得言之大如此哉小齋讀書人不見面者於是乎驗其得力處矣愈小愈珍何嘗無名言也彼劃談理富著而謂之儒學而他不及焉者其見局矣子欲比而過之過矣且其稿之不止此已有當時成虛白之所

言矣其能保有乎嗚呼我　朝立國距其時近矣其間大小大事只是新創重熙而已及夫癸丙難作而後三相六臣之首先抗義者出自此首尾四百餘年成仁取義以表正人彝扶樹國脈者踵相接實先生爲之倡耳朱夫子言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詎不信哉誠願今與後之人凡讀先生之稿而欲知先生之道只將聖人所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義而其母曰致澤立言之有所未遑也其母曰節義道學之所務先後而

其於天理民彝之不可易者講而明之然後有
以知先生之所學所立一言一事却只摠是實
而不能無補於挽下俗而反之眞矣意於此刊
萬一上備 乙覽有當於 上心焉其爲鞏固
風動之休豈多下於土地之基本人民之勢力
已哉嗚呼此眞所謂百世以俟而不惑矣豈可
易與俗人道也以是語河君而書而歸之
崇禎紀元後四戊辰日短至大匡輔國崇祿大
夫原任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
館事豊山柳厚祚端拜謹書

丹溪先生文集之編始於先生後孫寢郎公龍
翼之手寔至今百六十有餘年而篇第粗成其
有以敭先美而又致愼如此然亦奚以集爲哉
先生之危忠卓節橫亘兩儀炳烺千古褒奬之
語自　先廟發之而　明陵以來崇終之典極
其備矣求先生者顧何待於詩十一敎書疏書
策各一寂寥之篇也況也秋江之傳鶴峯之疏
𦬊軒之銘與夫　莊陵誌露梁碑旣皆稱述而
闡明之則後學之或弁或跋無亦幾乎佛於穢
者乎吾先君退陶夫子嘗題詩錦江亭大山李

先生以爲作無心看則無心作有心看則有心使吾先夫子生於忌諱昭釋之日則其於先生乎而品列楡揚者宜不但出於天嶺以後諸賢之下而乃若懷古之詠亦只付之有心無心之間是固爲先生濲所致恨者也以晩慤爲吾先夫子之裔求一言以附篇末晩慤何敢言竊以自漢以下矜名行崇謹厚自命以中庸之士者亦多矣其視感嗣君悲故主談笑刀鋸指叱鼎鑊噀血而大書長歌而畢命者安知不疑其爲俠爲狂而一朝臨小利害便回面汚行賣國而

餟酳君殊不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爲聖人所謂中庸之道也先生以沈靜寡默之資篤典墳禮法之工口無擇言恭而有禮蓋其爲學之誠簡身之密何嘗自期以一善成名而卒值天地崩坼朝著遷改之日視磔裂芟夷之禍猶日用飲食也斯其爲中庸斯其爲先生也已然則思其人而論其世者不有詩與書之可誦而可讀亦何以證嚮焉吾知斯編之出而將與方練黃齊之集幷傳於千載之下矣又何論其寂寥與未也是爲識

上之五年戊辰端陽節啓功郎前繕工監役後學

眞城李晩慤謹書

丹溪先生實紀跋終

柳彩本

川